

抗戰獨幕劇首輯

中國戲曲編刊社編







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

民國三十三年一月

戲曲叢書序

潘公展

戲曲是生活的藝術。在進化過程中，人類創造了戲曲，欣賞着戲曲，戲曲便支配着人類的生活，而與人生不能分離。中國六藝大藝首禮樂，西洋教育亦有戲劇，幾及民間之有社戲說唱，宮庭裏有幾部梨園班；戲曲乃隨文化的發展而發展。

中國民族固為富有戲曲天才之民族，不但保持悠久而普遍的戲曲文化，對於國外戲曲，亦能儘量接受，予以運用。即如抗戰以來，話劇，歌劇，歌詞，曲調之發揮各盡獨特的效能，為國家民族的自由獨立而搏鬥，更是顯著的事實。

但，新的中國戲曲也正如新的中國之產生一樣，隨國民革命運動而胚胎，在國難中發育，在抗戰中成長。溯自辛亥革命前後，也祇有二三十年的歷史，所以關於客觀的廣大的觀衆基礎之建立，與主觀的本位文化的藝術之提高，則都還有待努力。

在這偉大的時代，非特期待着偉大的作品，更須使時代精神通過通俗的藝術，洗滌

民衆意志，激發民衆情緒，化育民衆於心領神會之中。

中國固有戲曲的教育作用，亦即其傳統的社會基礎。也因為戲曲原為民衆之所有，爲民衆所享受；藝術的表現力量，更能幫助民衆理解生活，改變生活，進而教育民衆，創造新的生活。因此，戲曲之與新中國，非但是教育工具，抗戰武器，更是建國的藝術。

就現實說，革命時代本是戲曲材料最豐富的時代，可歌可泣的故事，到處皆是。爲發展廣大的觀衆基礎，與提高文化的戲曲藝術，主題正確的新作品更屬需要；尤其是配合政治軍事的進展，象徵新中國的光明的新內容中國風的戲曲，無疑的將成爲完成民族文化復興任務的支柱。

中國戲曲編刊社本發揚三民主義文化，創造新中國戲曲藝術之旨，特選輯優秀戲曲，編刊戲曲叢書徵序於我。吾固知此種叢書之印行，必獲文化界暨全國民衆之注意與愛護，且將爲大時代光榮的中國戲曲藝術之主流，因樂爲綴此數語，以弁其端。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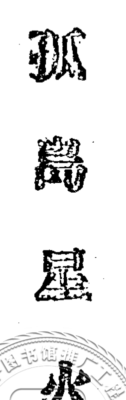
抗戰獨幕劇首輯

序

目次

目次





佘師龍

孤島星火

——為紀念「九一八」八週年紀念而作——

時間：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之夜。

地點：淪陷後的上海，在公共租界戈登路董樑的家裏。

人物：（以發言先後為序）

董樑——二十五歲，東北遼寧省人。性怯弱，不善交際。「九一八」時，由關外逃到北平他表姨父家裏。幾年以後，就跟表妹秦思梅結了婚。「七七」事起，偕思梅逃離北平到上海，現在賦閒在家。

秦思梅——二十二歲，北平人，父親是北平的富賈，她自己是一個高中畢業生。聰明，貪玩，不免意志薄弱。當她在北平成天跟表兄董樑廝混在一起的時候，她

愛上了董燧，結了婚。「七七」後，她同黃樹來到了上海。現在的她，整天沉醉在大飯店跳舞場裏，成了一位摩登的交際花了。

楊沖——三十多歲，北平人，董燧和凌思梅北平的同學。「七七」後，跟同學們流亡到了上海。「八一三」後，一直到現在，他一向是在做着除奸工作，現在是孤島上特務幹部之一。

金大林——三十多歲。外表摩登而骨子裏腐敗不堪的社會蛀虫，國家蟊賊。靠着他漢奸父親的勢力，在這孤島上橫行無忌，他是「特工」的幹部專做陷害反日份子的勾當。

金潤齋——五十多歲，綽號金翅膀，上海大豐麵粉廠的老闆，金大林的父親。「一二八」時，曾以麵粉供給日軍，「八一三」前後，更以大批麵粉資敵。為了這點關係，敵人就賞了他一個官銜——偽市商會副會長。實際的工作，是幫同日寇偵察搜捕抗日份子。

小漢奸——甲乙二人，是金翅膀的「小腳色」。

探目——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探目。

探員——甲乙丙三人。

佈景：這是一間起坐室。有兩扇門，一扇通樓下，一扇通臥室。後牆有一扇大窗子，窗子下面是隔壁人家的屋面。起坐室佈置得相當考究，有沙發椅子，沙發旁邊的小茶几上，放着香烟，電話。靠牆有一具書架，架頂上有汽水。後牆窗子前有一張寫字桌，桌上有架無綫電收音機。

× × × ×

戲開始時，畫樂一個人低着頭，靜靜的坐在屋子裏，一忽兒抬起頭來嘆口氣，好像有無限苦痛似的。那嘆氣的聲音，是一個充滿了委曲與怨恨的弱者的呻吟。

裏邊臥室裏，傳來了一陣女子用鼻音哼着時髦舞曲的聲音。聲音是逐漸的響起來了，那麼輕鬆，那麼優閒。

這種漸次擴大起來的聲音，刺激着坐在那兒低頭納悶的董樑，他的嘆氣聲，也逐漸沉重起來了，次數也增加了。好像還滲入了不少不耐煩與厭惡的成分。漸漸的，董樑終於究苦痛得流淚了。

過了些時候：

思梅！（在臥室裏）董樑！

× × ×

董樑：……嗯……（不耐煩[illegible]）[illegible]。

思梅：董樑！

董樑：……（不得已的）好！

思梅：你看見了我那副新買的吊襪帶沒有？

董樑：（沒有好聲氣的）誰來管你的吊襪帶吊褲帶！

思梅：你替我找一找呀！

董樑：（用眼睛找了找，半響，無可奈何地）在這兒沙發上。

思梅：你給我拿進來，好不好！

董樑：（怨恨地）對不起！你自己來拿吧！

少頃，思梅一面嘴裏嘀咕着，一面從臥室裏出來了。……

思梅：嗨，這好像也是件了不起的事！叫你遞一遞吊襪帶，好像也會損害你的身份似的。……我是在換衣服，走不出來！……叫你做這點事都辦不到！（看見他在揩眼淚。）噯！怎麼啦？董樑！……我看你神經過敏了，怎麼一碰就流淚？哎喲，簡你拿一拿吊襪帶，又算侮辱了你了？……你又沒有拿給我！……

董樑：（揩乾了眼淚走開去，還是不言語。）

思梅：（邊說邊扣上吊襪帶。）真是！要是這麼點丁點兒的事，就委曲了你，那我不知道該怎麼委曲呢！……你看你，到上海來已經兩年了，什麼事也幹不久。現在更好了，閒在家裏鬥氣，一個子兒也賺不來。還要我爸爸打北平寄錢來用，叫我怎麼見人呵！……再替我爸爸想想，這個年頭，除了寄一份錢給我們吃飯而外，還要寄一

份發給你國外的爸爸，那我爸爸又該多委曲呢……

董樑：哥哥！現在你們可以不委曲了！

思梅：（疑惑的）什麼？是你找着誰了？

董樑：（淒傷的）你用不着挖苦我

思梅：那麼……你說吧！

董樑：我爸爸……死了！（欲哭）

思梅：（意外）你爸爸死了？你怎麼知道的

董樑：你瞧！這是剛來的信。（遞過信去，又像要哭出來的樣子）

思梅：（接過信）可是不清楚，是什麼病死的呢？

董樑：什麼病也沒有！（很悲痛的，重重的說）是給日本鬼子……

思梅：（驚慌）小點聲！這裏是四圍在日本人勢力的孤島，你別這麼大聲嚷嚷！

董樑：（哭）日本鬼子說我父親幫助遊擊隊，收藏軍火，就把他殺了！（終於哭泣了起

來。）

思梅：（言不由衷的。）董樑！你不要難過了，剛才是我的不對，我還以爲你是跟我生氣呢！……

董樑：哼！（「也有一點兒！」）

思梅：好了好了，算了罷！不要難過了，董樑！俗話說，人死不能復生，哭也沒有用了。……不曉得表姑父他老人家，這幾年也活得夠苦的了！

董樑：（諷刺的）那倒不，他過得很舒服，不是有你爸爸表姨父供給錢嗎？

思梅：（反唇相譏。）哼，那是我爸爸貼得太多了，是不是？

董樑：我並不在乎多嫌少！

思梅：這不就結了！

思梅把一雙破襪帶向沙發上用力一扔，氣憤憤的走回臥室裏去了。董樑無可如何的盯着那「過道」半開着的門，嘆了口氣，低下頭去。可是思梅的舞曲的歌聲又起了。

過了一會兒：

董樑：（有點忍不住了。）思梅！

思梅：（不理。）

董樑：（大聲的。）思梅！

思梅：哼哼？（洋派的回答着，一面還在哼着舞曲。）

董樑：你還要出去麼？

思梅：（不經意的。）你說什麼？

董樑：我問你是不是還要出去？

思梅：Yes, Madame!（做着西崽的語調：「是的，夫人！」）

董樑：你還剛回來，怎麼又要出去了呢？還多快八點了！

思梅：（一面說着一面換了件新鮮衣扣着鈕子走了出來。）

這有什麼法子，應酬罷！

董樑：應酬？

思梅：是呀，人家還在候着我呢。我是回來換襪子的。

董樑：可是你又換了件新舞衣！

思梅：（厭惡的，嬌媚的。）討厭！剛才在大都會舞廳，眞不知道個什麼冒失鬼，一脚把我的絲襪子全踩髒了！

董樑：你今天晚上不出去了不行麼？

思梅：那爲什麼？

董樑：我有話跟你說。

思梅：現在說不是一樣麼？

董樑：這不是一兩句話說得完的。

思梅：那麼明天再說，好不好？

董樑：思梅！

思梅一直在拉衣服，摸頭髮，照鏡子，理皮貨，準備着出去的樣子。

萱棣：思梅！

思梅：（不耐煩的。）又怎麼啦？

萱棣：今天是九月十八啊！……

思梅：（搶着說。）我知道！你別想出些話來胡扯好不好？我今天晚上是非出去不可的！——人家要我去。人家……總之，我是非出去不可的。「九一八」，「九一八」又怎麼樣呢？

萱棣：「九一八」是國恥紀念，我們應該停止娛樂。

思梅：可是跳舞廳大飯店電影院遊戲場，那一家不開着大門？

萱棣：至少我們是智識份子，不應該去。

思梅：你以爲那剛踏進電影院裏的紳士太太，小姐哥兒們都是無智識份子呀？

萱棣：至少我們自己可以不去

思梅：不去？不去又有什麼用？不去在家裏悶坐一天，國家就有救了？只要把所有的娛

劇場所都封門，國家就興盛了？怕沒有這麼簡單！像你這樣呆坐在家裏紀念「九一八」，國家也未必有辦法。

萱樑：這個話是對的。光坐在家裏是沒法使國家强盛。……對了，思梅，我想取得你一個同意，反正我現在也沒有收入，又沒有做事，我想明天去找楊仲他們，幹一點於—國家民族有利的文化工作，你看好嗎？

思梅：好是很好……

萱樑：（搶着說。）那麼很好，今天晚上你就不要出去吧！

思梅：那不成。

萱樑：（討好的。）今天是「九一八」呀！

思梅：我這會兒沒有心思討論國家大事。而且，萱樑，你是怎麼了？這是淪陷了兩年的孤島，小心！……

萱樑：不，不，我不是跟你談國家大事。當然，為了國恥「九一八」我們不該到外面去

玩，可是我們主要的……思梅，今天是我們結婚四週年的紀念日呀！

思梅：哦！……

董樑：就充着這一點，你今天晚上也不該出去，我們留在家裏好好的談談……

思梅：董樑，今天是我們的結婚紀念日，是不錯的，不過今天的應酬，是早就約定了的，我實在是非去不可，董樑，我們的結婚紀念日換到明天吧，好不好？

董樑：我眞不知道你爲什麼非出去不可，思梅！

思梅：這是個禮貌，我現在的環境……不能失信。

董樑：好，你去吧！明天我也要出去，而且以後我要天天出去，我不能待在家裏看門！

思梅：好的，你要出去，我隨你的便，可是要向外拿錢，我可供給不起。

董樑：（急了。）你……你……你成天的往外跑，跳舞廳，大飯店，叫我待在家裏看屋子，告訴你，這不像話！

思梅：那麼你說怎麼樣才像話兒？讓我待在家裏看屋子，你到外面去跑，好不好？可是

從家裏要去的嗎？你有錢嗎？還是拿我爸爸每個月從我哥寄來的幾百塊錢去跑嗎？

董樑：思梅！……你……你不要（丁臉一沒說出。）……你不要太過分了！

思梅：算了算了，不要那麼認真，馬虎一點！我出去跑跑，不過是落得個玩玩吃吃，反正我又不化什麼錢，成天的待在家裏多悶呀！

董樑：你不化錢，可是化錢的人不會白化錢。

思梅：他不願意化錢就算，反正我沒有錢給他們化。

董樑：思梅！告訴我，老實的說，誰化錢給你玩？

思梅：（略驚。）誰？誰？還不是姊妹朋友們。

董樑：到底是姊妹，還是朋友？

思梅：你幹麼這麼問我？我又沒有……我

董樑：是姊妹還是朋友？

思梅：你怎麼了？都有。（膽怯的）

萱棣：哼！思梅！說，是不是上次到咱們門口來的那個姓金的？

思梅：不，不是——

萱棣：不是？

思梅：（以爲被發現了什麼，惶恐的呼）不是，不是，不是他一個……嗯——不是他化錢給我玩。

萱棣：不是他化錢給你玩？我不信！（忽而又稍柔和）思梅！你，你淵把我逼瘋了！

思梅：我？（緊咬了他並不知道多少。）我，我怎麼把你逼瘋了，……你不要侮辱我。

萱棣：侮辱你？天哪，是我侮辱你還是你侮辱我？你一定跟那個姓金的……

梅：胡說！萱棣，你說話小心一點，我跟他不過是個朋友，我們只是交際場合中的友誼關係，你，你憑什麼這樣對我說話，你憑什麼來干涉我？……

棣：干涉？哼！嘿……（苦笑。）你，你！（忍不住的委曲爆發了，悲痛得邊哭帶嚷的說着。）你把我當成了個什麼東西？！你知道我找不到事，掙不到錢，養不活

你，你就拿錢來壓迫我，拿行動來破壞我，今天是我們的結婚紀念日，我請求你不要出去，你偏要出去，偏要去陪着那些王八漢奸不要臉的東西跑。我沒有錢，玩不過他們，我沒有勢，鬥不過他們，我養不活你，我管不了你，我勸你爲我遮點臉面，你却說我侮辱你，干涉你。你是我的太太，可是你天天陪着別的男人花天酒地，吃喝玩樂，叫我待在家裏給你看屋子，泡開水，舖床被，伺候你！你，你把我不當人看待，你把我看成畜牲，王八，狗！（「碰」的一下，打在桌子上。）

恩梅：（爲他的憤慨所感動，羞慚的望着他。）

董樑：（辛酸的。）婷！四年以前的今天，你是怎麼樣要求着你父親，讓我們結了婚。可是四年以後，就在我們四年前結婚的今天，你竟然這樣待我，

恩梅：好了，董樑！這是我的不對，不過我……我也是沒有辦法。

董樑：你——沒有辦法？

恩梅：嗅，不。你別誤會，我是說朋友多了，應酬也多了，人家請你去玩，爲了面子，

你又不能不去。

董樑：噯！

思梅：（像哄孩子似的。）好了好了，董樑，不要生氣了。你心裏的事，我都知道，就算全是我錯了好不好？

董樑：（半響，）那麼——今天晚上你不要出去了。

思梅：那——那不成。

董樑：你不是說你錯

思梅：是的，我說過就算全是我的錯，可是錯儘管是我錯了，出去我還是非出去不可。

董樑：非出去不可？

思梅：是的董樑，我不是說過，我也是沒有辦法。

董樑：沒有辦法？好！好個沒有辦法！

董樑正想衝出房門去，可是一拉開門，楊沖正站在那兒，擋住了董樑的去路，董樑

沒法，退到屋角悶坐。

楊冲：（走了進來）怎麼啦？兩個月沒見面，你們感情倒熱烈起來了？……思梅，好嗎？（握手）

思梅：（握手）還好。坐吧，楊冲！

楊冲：今天我洋葱來了，可是你們大概沒有買到牛肉絲，似乎有點不湊巧。（嘻笑着。）

思梅：（附和着）你怎麼這麼久沒上這兒來了？

楊冲：唔——近來有點事，相當忙……老董怎麼啦？

思梅：他——接到關外一封信，說他爸爸被日本人殺了！

楊冲：什麼？（跑近董樑）老董！令尊被害了？

董樑：唔——

楊冲：（搖着頭，望着遠方。）

思梅：（看了看錶。）唔，對不起，楊冲，你剛來我就要出去了，我有個約會，非馬上

談不可，你和老董談談，我們下次再談吧。（欲出）

董樑：（站了起來。）思梅！

楊沖：（想勸阻他。）老董！

思梅：（走近董。）好了好了，董樑，我知道這是我的錯，我承認是我的錯。可是現在已經錯了，你就讓我去吧，就是我要改，也得慢慢的來，不是今天晚上可以完全變樣的。而且我告訴過你，今天晚上我是非去不可，明天，明天我一定不出去好了，好不好？

董樑：明天？

思梅：是的，明天我一定不出去。再見了董樑，再見楊沖！

（思梅出去了。）

楊沖：再見！

董樑又悶坐了下去，楊沖在房裏四處走走，摸摸望望，半響，楊沖回到了董樑的身

弓。

楊冲：怎麼啦，老董？我們兩個月沒見面了，怎麼連理都不理我？

董樑：我不是不理你。

楊冲：那么你怎麼不跟我談談呢？

董樑：談些什麼呢？……我沒有什麼可談的，……我對不起朋友，我沒有照你們的話做。是的，你們是對的，你們勸我不要跟有錢的小姐結婚，後來你們又勸我離開她去幹點有意義的工作——救國家救民族的工作，……

楊冲：噓！輕一點老董！現在的上海，已經不是兩年前的上海了——

董樑：可是我猶豫，我打不定主意，我沒有照你們的話做。

楊冲：不過你是太愛思梅了，你的苦衷朋友們都知道。

董樑：不見得。你就兩個月不來看我了。

楊冲：那是因為——因為這兩個月來，有點私事，很忙。

董樑：我還先想着，我是一個失業的人，失業的人命裏注定該在家裏納悶，可是她是個開心慣了的小姐，硬叫她待在家裏陪着我這個失業的人納悶，是不好的，或許因為悶久了會傷害我們的感情，讓她出去玩玩也好，反正等我找到了事，我自然會叫她待在家裏，至少我可以不讓她一個人出去鬼混。可是好，這兩個月來，她簡直把交際跳舞當成吃飯睡覺了，叫我待在家裏跟她看門！

楊冲：我看你近來瘦多了，老董！

董樑：我快給她逼瘋了！

楊冲：老董，這不是沒有方法補救的，你何苦忍受這種不合理的生活呢？為了你自己的健康，為了我們大家的理想，你應該立刻把你的生活改一個樣。我不知道你對思悔到底打算怎麼樣？

董樑：怎麼樣？……我看她簡直沒有辦法，她入了交際迷了。

楊冲：你是不是打算還忍耐些時候，讓她自己覺悟呢？

董樑：忍耐，我這還不算忍耐嗎？不，我不打算忍耐了。她覺悟？她剛才自己說過，她知道她不對，可是她還是非出去不可。

楊冲：那麼——你決定離開她了？

董樑：我……

楊冲：老董！你的工作我可以替你負責，不過你先得有離開思梅的決心。

董樑：那爲什麼？

楊冲：這你不必問，你說你是不是決定離開思梅？

董樑：我……我想再作一次最後的警告，問她是不是永遠絕對不改變她的生活了，……（猶豫，留戀，）我還想問她一次。

楊冲：嗨，老董！這幾個月來，你還沒有問夠麼？我知道你又在猶豫不決了，當然，這是因爲你太愛她了，可是她，是不是已經把你忘了呢？

董樑：我想……那或者還不至於。

楊沖：（無能爲力似的，）好罷！你再問她一次也好。

片刻的沉寂，楊沖想了一下，含蓄的再開始他的工作。

楊沖：老董，剛才說你父親過世了，是眞的嗎？

董樑：唔！關外跟二叔來的信。

楊沖：是什麼病？

董樑：（瞪眼直視楊沖，好像要遷怒到楊沖身上來似的，）什麼病？不是病！是日本鬼子說他幫助遊擊隊義勇軍，又說他隱藏軍火，可是根本就沒有查出什麼軍火來，就這麼不問靑紅皂白給斃了！（咬牙切齒。）

楊沖：唉！（少頭，又進一步）問，老董，今天是「九一八」吧？

董樑：是的。「九一八」的八週年紀念。

楊沖：這倒眞是禍不單行，你父親的不幸，是在今天「九一八」才知道，我還記得你在北平跟我說過，你母親不也是在「九一八」的時候給流彈打死的嗎？

董樑：是的！

楊沖：對了，你是在「九一八」的時候到北平去的，後來我們就在一塊兒讀書，你是住在思梅家裏。後來就跟思梅結了婚。——哦，那一次要不是「九一八」日本鬼打到了你的家鄉，你一定不會到北平來的是不是？

董樑：（跟着楊沖在回憶，越來越憤怒。）是的！

楊沖：唉！要不是日本人打到東北，你母親那兒就會死！你又那兒會跟思梅結婚，讓她現在整天在外面鬼混嘔你的氣？再說要不是日本鬼子侵佔了東北，你父親又怎麼會遭到這種無妄之災，唉，歸根結蒂一句話，這都是日本鬼子害得我們這樣的！

董樑：他媽的日本鬼子！

楊沖：老董！你現在是不是還願意做點有意義的工作呢？

董樑：為什麼？為什麼不願意，難道我的心死了？我不愛國家？

楊沖：那麼，老董！馬上跟我走！

打開李奉、「落幕」

董樑：走？我想……

楊冲：你想把你的救國工作，讓跳舞吃大菜的太太來替你決定？

董樑：不，我是說，……我是說我比起你們來，我已經生疏落伍得多了！

楊冲：這倒不是說客氣話的事！

董樑：眞的……我……

楊冲：老董！老實說，在現在的孤島上，要爭取一個工作同志，是不容易的。我站在我們的友誼的立場上，我這樣坦白的勸你，我想，你的猶豫不會把我賣了？

董樑：這是什麼話，楊冲？我難道不明白嗎？我沒有良心的嗎？你忘了過去我們合作時候的情形了麼？（憤然。）

楊冲：那麼我的朋友，你還在猶豫什麼？

董樑：我是想着，我走了，思梅怎麼辦呢？她不會痛苦麼？她將來會怎麼樣呢？

楊冲：嘸，董樑！我簡直要給你氣壞了，你怎麼那麼看不穿！告訴你罷，我怕我不告訴

你，你是一點子也放不下她的。思梅的將來，用不着你勞心，早有人替她安排好了。

董樑：你說什麼？

楊冲：告訴你，老董，除了你，外面誰都知道，交際花秦思梅，要跟你離婚，另嫁給金大林了！金大林的小公館已經弄好了，就在霞飛路霞飛坊！

董樑：金大林，……

楊冲：對了，金大林！一位有錢有勢有洋房有汽車的大少爺！

（五秒鐘的沉寂，董樑的呼吸急促了，突然站起，聲音是顫動的。）

董樑：好！金大林！……楊冲，我請你幫我一個忙！

楊冲：什麼？

董樑：楊冲，我們是老同學老朋友不是？請你幫我這次的忙，你無論如何得辦到，我要你給我借支手鎗！

楊冲：冷靜一點，老董！

董樑：不，楊冲，我不能再忍耐了，我不能睜着眼睛當王八，我要打死這兩個畜牲！

楊冲：你眞要打死他們？

董樑：怎麼？你以爲我沒有這點勇氣？你以爲我還沒有決心，還在猶豫？

楊冲：不是，我是說打死了他們以後，我們怎麼辦呢？

董樑：噯，還怕這個！走，離開這兒，離開這個髒臭的地方，到鄉下去，到游擊隊裏去！

楊冲：決定這樣做麼？要不要考慮一下。

董樑：用不着，你不幫我的忙，我也得拚着幹一下。

楊冲：好的，那麼我絕對幫你的忙。我敢發誓，我要不打死金大林我不見你。

董樑：不，讓我來打死他。

楊冲：不要急，你打我打都是一樣。可是思悔呢，思悔是不是也……

董樑：打死打死，一齊打死！

楊冲：不，老董！你聽我說。思梅的行動是可以原諒的。她不過是出身在小姐的環境中，養成了好吃好玩的奢侈習慣罷了。她現在的行爲，一半該由她的環境負責，一半該由像金大林那樣的混蛋負責。你想，在現在的孤島上，正是那些混蛋橫行霸道的時候，一個像思梅這樣的弱女子，入了他們的圈套，還能擺脫得了嗎？至少她並沒有犯了死罪，換句話說，我們沒有權利爲了私仇，就置之於死地。

董樑：喲，照你這麼說，我就只有自己打死自己。

楊冲：那是爲什麼？

董樑：我要不打死我自己，總有一天讓金大林來把我活活的打死。

楊冲：不，金大林我們非宰了他不可！

董樑：那未免太便宜了那個賤女人！

楊冲：不！我剛才跟你說過，思梅並沒有犯死罪，而金大林是不同的，他犯了人人都能

殺死他的罪！

叢樑：你是說金大林是漢奸？

楊冲：對了，最無恥的漢奸！他是汪派特工的幹部，專做殺害反日同胞的劊子手。

叢樑：哦！

楊冲：他倚了父親的勢力，爲非作歹，已經殘害了我們另外一個組織裏面的同志有三個人了！

叢樑：他父親是……？

楊冲：金潤齋！綽號叫金翅膀的。

叢樑：市商會的副會長？

楊冲：對了，傀儡組織的市商會副會長。「一二八」的時候，他把他大豐麵粉廠裏的麵粉，供給我們的敵人，從此就打上了關係。這一次「八一三」，他乾脆把大豐麵粉廠當作了日本軍糧的供應站，現在大豐不是算作日本人的麵粉廠了麼？就是這種無

恥行為，現在他在日本人面前很得寵，這兒的汪派漢奸都不敢得罪他，他可以直接見日本特務長井田。現在他是市商會副會長，可是實際上是專做捕殺抗日份子的卑恥勾當！

董樑：你怎麽知道得這麽清楚，楊沖？你說你們另外的一個組織……是什麽組織？

楊沖：（微笑）老董！你以為我兩個月沒有來是躲在家裏嘆氣睡覺麽？嘿嘿，我這兩個月來就正忙着這些事。你知道我們在幹麽？

董樑：不很清楚。

楊沖：專門暗殺漢奸走狗剷除民族敗類的鋤奸團！

董樑：鋤奸團？

楊沖：對了。好了，你不必再問了，反正再問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的，我們自己還不知道這到底是個什麽樣的團體。我們不知道到底誰是我們的頭兒，我們是屬於什麽機關的，……這些我們都不知道，一切命令都是一個老太婆傳達的。

董樑：那麼，殺死金大林難道也是你奉命來行事的嗎？

楊冲：（微笑着點點頭。）

董樑：好極了，好極了，讓我來幫助你幹掉他們！

楊冲：好極了，老董！讓我們在工作上變成同志。（握手。）

董樑：好，楊冲。我心裏好像透亮亮的，剛才——不，以前的一切憂慮煩悶的黑影，都不知跑到那兒去了。……我們什麼時候下手？

楊冲：不要着急，看機會行事，你知道我到你這兒來，就是來等機會，金大林跟金翅膀不是時常到這兒來看思梅的嗎？

董樑：每次我聽說她有客來，我就先走開了，我沒有碰見過他們。

楊冲：好，這沒有多大關係。

董樑：我們用什麼法子幹掉他們呢？

楊冲：隨機應變，最不得已的法子就是這個。（抽出了手鎗。看了看，又藏起。）

董樑：不過金大林金翅膀他們身上一定也有手鎗的。

楊冲：這個我比你清楚多了。

外面底下有汽車喇叭聲及汽車停止聲。

董樑：聽！有一輛汽車停了。

楊冲：好像是金大林的汽車。

董樑急跑到後窗上去望，楊冲急忙熄了電燈，也跟到窗邊去望。

董樑：思梅一個走出車子來了，裏面還像有個人，她在向車子裏面說話呢！

楊冲：那一定是金大林。車子爲什麼停在巷子口不開進來？

董樑：工部局規定不准車子開進衖堂。哦，她來了。

楊冲：好，記着，老董，不要性急，千萬不要露馬脚，還是裝出那份愁悶樣子。少開口，不要發脾氣，有機會我們出去一次，讓他們到屋裏來，我介紹你去見見幾位新同志。她上樓來了。

董棵立刻低着頭溜到牆角裏去。楊冲開了燈，隨手拿了一張晚報在看，嘴裏哼着「罵毛延壽」，思梅的脚步聲漸近。

楊冲：（白）毛延壽呀！我把你這賣國的奸賊！（唱）未開言，不由我牙根咬恨，罵一聲毛延壽你賣國的奸臣。你祖先，食君祿，應該把忠盡，爲什麽投番邦你喪盡了良心。今日裏……

思梅推門人。

思梅：哦，楊冲，你還沒有走？

楊冲：唔，沒有。老董一個人在家怪寂寞的，我陪陪他。

思梅：（走近董，好聲氣的。）你在呆想什麽？

董棵：（頭也不抬。）沒有想什麽。

思梅：你們吃了晚飯沒有？

楊冲：等着你回來請客呢！怎麽樣？到小上海吃牛肉絲炒洋葱去？我請客。

思梅：哦，對不起，我已經吃得不能再吃了。你坐一坐，我進去換件衣服。

董樑：你還打算出去嗎？

思梅：我不是跟你說過我今天非出去不可。

董樑：那你還回來幹什麼？

思梅：怎麼啦？我不可以回來換件衣服嗎？人家是夜宴會，吃完了飯，還有跳舞會，我穿着這身衣服算什麼？我不應該換件夜禮服去嗎？（轉身走進臥室。）

董樑：思梅！（想阻止，已不及。）

楊冲：老董！沉住氣！

董樑：不，我要警告她，我要最後問她一次。

楊冲：這不是時候。走，我們出去。（對臥室內。）思梅，我跟老董出去吃點東西，哦，快九點了，肚子也實在要加煤了。

思梅：（在臥室內。）好的，你們快去快回，我等你們回來了再出去。討厭的陳媽，爲

不了三天，就得請兩天假。（嘰咕着。）

董樑：爲什麼這麼急着要出去，我跟楊沖要多談一會。

思梅：（在臥室裏。）吃過飯回家來談不是一樣嗎？

楊沖：（辯解）對了對了，一樣一樣。走吧，老董，兩口子老這麼鬥嘴有什麼意思！走吧！

楊沖推着董樑出去了。臥室裏思梅用鼻音哼着的跳舞曲子又起來了。場上冷場片刻，通外面的門，慢慢開了，伸進來一個頭，看看沒有人，便進來返身把門關上來，彈簧鎖驚動了臥室裏的思梅。

思梅：（在臥室裏。）誰？

沒有回答，進來的人悄悄的在走近臥室的門。

思梅：（在臥室裏。）誰？是誰進來了？

進來的人到臥室的鑰匙孔裏去張了張。

思梅：（在臥室裏。）到底是誰？是鬼還是人？怎麼不說話？

大林：是人是人，是好人是愛人是你的心上人——大林來了。你在裏邊幹什麼？

思梅：我在——換衣服。

大林：那麼什——我可以進來麼？（說着就去推開臥室的門，剛推開一點，立刻被思梅用力推上了並且下了鎖。）

思梅：不，大林！（上了鎖。）對不起，請你在外邊等一會兒。

大林：（淫蕩的笑）嘿嘿嘿嘿，這有什麼關係呢！（無可奈何的退了回來。）

思梅：（在臥室裏。）大林！把無線電開開，書架子上面有汽水，寫字桌上有大砲台，你坐一坐。

大林：好好好好。

大林開了無線電，小提琴獨奏的樂聲悠沉雋永的開始在這間屋子裏蕩漾着，他點了根烟在吸着，過了一會兒，有點不耐煩了。

大林：怎麼，我的寶貝，你該出來了吧！

思梅：來了，來了。（從臥室裏走了出來。）你急什麼啊？

大林：怎麼？讓我一個人呆在這兒陪天花板算個什麼？——嚇！今天這身晚禮服，可眞漂亮！

思梅：是麼？哦，眞的，我還沒謝謝你呢！

大林：那麼很好，你就謝謝我吧！可是怎麼個謝法呢？（挨近。）

思梅：怎麼個謝法？

大林：陪！（耳語。）

思梅：（霍然站起，微惱。）你說什麼！

大林：（跟着站起，臉上嚴重起來了。）怎麼？

思梅：（略停瞬息，立刻掉轉風帆。陪笑。）沒有什麼。

大林：剛才我說的……

思梅：知道了知道了，我不是早就表示過同意了麽？不過我不喜歡你這樣逼我。

大林：哼！

思梅：你聽！（故意打岔。）

大林：什麽？

思梅：好像有人在走上樓來。

大林魯莽的拉開了房門，什麽也沒有。

大林：你見了鬼了！（碰上了門。）

思梅：不，我是怕老董他們回來。哦，你怎麽上來的，是不是看見他們出去了你才上來的。

大林：唔（顯然不悅。）

思梅：你是不是太熱了？我倒杯汽水你喝。

思梅倒了杯汽水，向大林遞去，但大林不接，思梅無奈的陪着笑。

思梅：算了，大林！喝吧！（她喂着他喝，他的氣才消了一半。）這兩個傢伙不知道是不是馬上會回來，我跟他們說，要他們快點回來，我等着他們回來了還要出去的。可憐陳媽又請了假。家裏沒有個人看門。

大林：我聽見他們一面走一面在嘰咕着說，慢慢的吃，多談一會兒。

思梅：該死！我還叫他們快點回來的呢！（表面着急，心裏喜歡。）我騙他們說，今天晚上有個夜宴會非去參加不可。）

大林：嘀咕他們幹什麼？就說陪我金大林在一起玩，誰還敢怎麼樣！

思梅：（有點不樂意，但是懾悚令她不敢抗議。）嗯——不是……今天是因爲有一個老同學在這兒，所以囑了他們一下。

大林：老同學？是不是剛才跟你丈夫一塊兒出去的那一個？

思梅：是的。

大林：是誰的老同學？

思梅：是我們兩個人的。

大林：什麼地方的老同學？

思梅：從前在北平的老同學。

大林：北平的？哦！……他現在在上海做什麼事？

思梅：他沒有做什麼事吧！我也不很清楚，他有兩個月沒上這兒來了。

大林：他今天來做什麼？

思梅：或許他是來看看我們的。

大林：為什麼兩個月沒有來，今天突然的來看你們了呢？

思梅：這我怎麼會知道。

大林：那麼他既然沒做事，他的生活誰供養他呢？

思梅：這我怎麼知道呢？不過他北平還有家，上海也有不少同學。咦，你怎麼好像在拷問我似的！

大林：不是在拷問你，這種人要留意，我看他那個樣子，不很可靠，你得小心！我要是發見什麼可疑的人，我就得注意，這是我的責任。要是反日份子或是什麼反動恐怖份子，我們就得剷除他。他叫什麼名子？

思梅：他不會是這樣的人的。

大林：這沒有關係，要是他不是的，像你丈夫那樣一個無所謂的膿包，我們當然不加害於他的。你告訴我他叫什麼名子？

思梅：他……

大林：告訴我，這沒有關係的。要是真有關係，你也得乘早告訴我，免得連累了你應該盡保護你的責任。他叫？

思梅：楊冲。

大林：淨葱？

思梅：木易楊，林冲夜奔的冲。

大林：哦，楊冲。（記上了手冊。）

思梅惶惑的去點了一根烟。

大林：思梅！來，坐到我這兒來。（指出）

思梅坐了過來。

大林：思梅！我們來談幾句正經話吧，你到底打算甚麼時候到霞飛坊去呢？你看我爲你特地買了一房美麗公司的傢俱，永安公司的毛巾毯，老鳳祥銀樓的兩副大菜刀叉，你看，這還不夠漂亮的嗎？你爲什麼老不去呢？你答應過我去的。來，（思梅[illegible]不

思梅：（敷衍的微笑）我要去的時候，當然會去的！

大林：（誤會了意思的）哦！你還沒有到要去的時候，怎麼？是我的錢用得還不夠麼？

思梅：大林，別說這樣的話，我不是專看錢面子的人。

大林：那麼你到底打算怎麼樣？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後天，要推到那一天呢？

思梅：（爲難。）

大林：（威脅的）這樣敷衍我可不行，思梅！我玩過的女人不算少，你要是存心來玩弄我，叫我做一個溫生……

思梅：（畏懼）我並沒有存什麼心玩弄你，你也不是個可以玩弄的人。

大林：對了，你知道這一點就夠了。你要知道，我答應了你的事，我全做到了，可是你答應過我的事，要是做不到，那可就太不講交情了！

思梅：（畏縮，搪塞）我並不是做不到，……我是因爲這麼一來，就非離開這個家不可，可是我現在實在還離不開這個家。

大林：我又不要你天天去，又不一定要你晚上去。

思梅：可是要是給老黃知道了……

大林：這沒有關係，他——我自有辦法。

思梅：（關心的）你有辦法？

大林：乾脆讓他跟你離婚！

思梅：（一怔）那何必呢？為了我們偶然的交際，何必逼他跟我離婚呢？我跟若黃相處
得並不太壞。
大林：我知道，可是不管你們現在的感情怎麼樣，甚而至於愛情很濃厚吧，老實告訴
你，我非要你到我的身邊來不可！
思梅：可是拿什麼理由跟他離婚呢？
大林：還不需要什麼理由，給他錢就完事。
思梅：給他錢？
大林：對了，他不是在失業沒錢用麼？
思梅：可是……
大林：怎麼，給他錢還不行麼？
思梅：要是他不要錢呢？
大林：（獰猾的）不要錢就要他的命！

（大林被思梅這種威嚇與未來可能產生的恐怖所驚愕住了，少頃，傻笑着尋找話頭支吾開去。）

思梅：哦，大林，何必這麼認真呢？……我到霞飛坊去一次就是了。……老黃沒有什麼關係的呀，他管不了我，不要把他放在心上。……讓我們聽聽百樂門舞廳在奏什麼。

（大林把無線電刻度盤調整一下，一種爵士式的狐步舞音樂響亮的迴旋在這間屋子裏。）

思梅：你聽，這不是 Fox 嗎？ Darling，（去拉大林的手。）

大林：（滿意的站起了，摟着思梅的腰。）那麼明天下午……

思梅：（因他指定了時間，以後不便推諉，搶着說。）明天我一定去！

大林：（勝利的微笑。）好，嘿嘿嘿嘿，來，寶貝兒！（要吻她。）

思梅：（讓開了臉。）不，明天！……Fox！

大林：也好。（點了點頭。）

（他們跳起舞來了，一面舞着，一面談笑，約模過了一分鐘，門忽然推開了，走進[illegible]

衝進了這家。思梅忙從大林懷中躲開。羞極瞪着大林，向　了兩步，大林退後一步，着手探入口袋裏，楊冲連忙過來拉開了羞極。

楊冲：坐一會兒，坐一會兒，吃得太飽了，爬樓梯都爬得怪累的。

思梅：（措詞着。）你們吃了飽回來了。

楊冲：唔。

思梅：唔，楊冲，我跟你介紹一下。這是金大林先生。這是北平的老同學楊冲先生。

楊冲：喂，金先生，久仰久仰。

大林：（勉强的。）喂，楊先生。

楊冲伸手，大林無奈，只好拔出了那隻握着手槍的右手，勉强的握了握，仍然放進口袋裏去。大家都默然的坐着，沒有人說話，只有收音機的舞樂還在響着。

大林：（挑覺的。）思梅！這不是你最喜歡的華爾滋嗎？來，我們再跳一次。

思梅：不，大林！唉，金先生，我，我……我跳不動了，我有點累……

大林：笑話！你平時跳上一兩個鐘點都不會累的，怎麼今天這麼容易累呢？

思梅：唔，今天本來是有點不舒服；晚上我們去參加宴會吧。

大林：好。也好。

思梅轉身關上了收音機，拉着大林要出去。

董樑：（站了起來，）思梅！今天晚上不要出去了，我有要緊的話要對你說。

思梅：（柔和的。）不，董樑，有什麼話回頭再談吧。你不是知道我非立刻去參加宴會不可嗎？

大林：何必關他呢？就說陪我娃金的出去玩玩怎麼樣？

董樑：你說什麼話？

大林：廝伯度的古董。

楊冲：好了好了董樑，讓思梅出去吧，思梅！早點回來，你什ゝ時候回來呢？

大林：（搖着頭，）沒有準兒，說不定今晚上就不回來了。

董樑：（急了。）不行，思梅！今天晚上我不許你出去。

思梅：（哀求的，）董樑！……

大林：思梅！跟我走！

董樑：（擋住去路。）辦不到！

揚冲：（想阻。）老董！

大林：噢？哼！朋友，眼睛放明亮一點！瞧瞧站在你面前的是誰？沒聽說過金翅膀的大少爺，是軟的不吃硬的不怕的詹剪金？

董樑：不管你是什麼，我祇知道思梅是我的太太。

大林：你的太太？哼！告訴你，姓董的，你的太太現在請我做代表，要求你立刻跟她離婚！

思梅：大林，大林！別這樣，我剛才不是說過……？

大林：是的，你剛才說過你要跟他離婚，跟我姓金的住到霞飛坊去!?

思梅：不，大林，不，我沒有……

大林：（聲色俱厲。）什麼？你敢後悔？

思梅嚇得退了一步，不敢言語。

董樑：（咆哮）放屁放屁，混蛋，下流胚，你這個漢奸！

「拍」！大林打了董樑一個大耳光。

楊沖：（並不衝動。）金先生，你動手打人是不對的。

大林：不對又怎麼樣？

楊沖：難道世界上就沒有公理了嗎？

大林：閉住你的嘴，姓楊的！哼！誰要活得不耐煩，我就叫他試一試看！（抽出了手槍。）

楊沖：（似乎是畏縮了。）哼，拿手槍來嚇唬人。這點小事，也犯得着動刀動槍麼？（退到後面去坐下了。）

思梅：大林，哦，金先生！金先生！大林！我請你不要這樣，我們走好了。

大林：我現在倒不想去了。（對董楊。）不准動，誰要想動一下，不要怪我的槍子兒不長眼睛！（端着槍，走到寫字檯旁打電話。）喂！你那兒？……靜安寺路夜總會麼？……請你找一找金大爺。……那一位金大爺？他媽的！金翅膀金大爺你不認識？瞎了你的狗眼……

楊冲想到桌上取支煙，

大林：不准動！

楊冲並不很懼怕的招了招眉毛，向他表示不過抽根煙而已，大林只好望着他，楊冲點他的煙，抽着。

思梅：大林！何必把事情鬧成這個樣兒呢？為什麼要告訴你父親呢？我們走就是了喔！

大林：（對她也沒好聲氣了。）你少開口！

思梅這時悔恨交集，這才明白了她所惹下的禍殃，羞慚的走到董樑旁邊。

思梅：（低聲的，）董樑！

董樑：（暴跳的。）滾你的蛋！

思梅委曲的哭倒一旁。

大林：喂！誰？……是爸爸嗎？……我大林。這兒有兩個反日份子。……也有點恐怖份子的嫌疑，已經給我逮住了，請你立刻派幾個人來把他們帶走。……我現在在戈登路三十二弄十二號二樓思梅小姐的家裏，這兩個人也在這兒。……你可以不必來。……你要來看看思梅小姐麼？……好吧！那麼你也一塊兒來好了。……（放下話筒，擺開的蹤步到楊董的面前。）現在你們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放漂亮一點，答應讓思梅跟我走，以後思梅是我金大林的，與你姓董的不相干。要是你答應照辦的話，那麼大家講點交情，給你們一條生路，你們馬上走。將來要是用得着我的時候，對你們或許還有點好處。不然的話，那麼就請你們等着，等走另外一條路，回你們的老家去！……現在給你們三分鐘的機會，仔細的想一想！

楊冲：（好像是痛哭了。）是不是老董！我早說過，識時務者爲俊傑，思梅既然和金先生很好，你就何必這麼死心眼兒呢？像今天這樣說明白了倒也好，這對你也沒有什麽，不必再固執了。（遞了個眼色。）

大林：這才像句話，要是大家放漂亮一點，我金大林不是不講交情的，要個一萬八千，一句話。

楊冲：那很好，給我一個面子，老董，這件事就這樣決定了。

思梅：（乞救似的。）董樑！

楊冲：（背着身對董樑作着眼色，叫他答應。）老董，金先生是個漂亮人，你也得漂亮一點，一句話，你答應了！

董樑：我？……我……

楊冲：你答應了？好極了。

思梅痛哭。

楊冲：我來跟金先生賠個禮，金先生是漂亮人，剛才的事不必放在心上。這件事就這樣決定了。抽根煙吧。（從懷裏拿出烟盒子來，大林機警的把鎗一端，可是楊冲已經把烟盒拿出來了。）抽根烟！（遞根烟過去。）

大林：嗳（覺得剛才的機警是多餘，鬆了口氣。）好。（接過烟。）哈哈哈哈，這本來沒有什麼，大家講交情，沒有什麼不可以商量的。

益樑：楊冲，（要忍不住了。）

楊冲：你還說什麼？（湊近，低聲，）等一等。哦，金先生，你——嘿嘿，現在事情都決定了，可是不必再拿鎗對着我們了！（笑。）

大林：隨隨，這無所謂。（不放心的把鎗放在身旁茶几上。）

楊冲：哦，只顧說話，你的烟都沒有點，我有洋火。（欲探手入懷。）

大林：這兒有。（返頭去取茶几上的洋火。）

楊冲：這兒一樣。（探手入懷。）

叢亦楊冲，它面探手入懷，半手前走近大林，大林警覺有點不可勢，連忙放下拿火柴的手，

收回了錢，正掉轉身來，嘴裏說着——

大林：拿出來！

楊冲見他扭身，不在乎搶開他手鎗的射線，右手在袋裏握着手鎗，全身體貼緊大林，

拍發！約十響。

大林：我底[illegible]

（大林倒下，看思椿，抱緊大樹，楊冲從口袋中取出手鎗，裝了彈藥，不慌不忙的[illegible]

楊冲：哼！軟不吃硬不怕！銷子兒你總得吃一吃怕一怕吧！

思椿：你（高聲叫）……哎喲，金翅膀一會兒要來了！

楊冲：笑，老董，把屍首隊藏起來，不必血跡。

（思椿來[illegible]着道[illegible]屍首。）

叢椿：不要你動了，逃死了都逃離不開他！

攝[illegible]獨幕劇首[illegible]

思梅：董樑，請你原諒我，我知道我錯了，這些天來，我就是給這個流氓惡鬼逼迫得我沒有辦法，我知道你近來多麼痛苦，我是不想再出去了，可是這個惡鬼，他威嚇着我，我要是不聽着他，他就會馬上害了我又害了你。董樑，我的確是沒有辦法，我知道我錯——你原諒我吧！

董樑：……

楊沖：思梅的話我想是真的，剛才的情形不就是這樣的嗎？好了，老董，只要思梅今後改過，你也不必再苛責他了。而且……而且我們的工作還需要她來幫助完成。

董樑：唉！

楊沖：思梅，你是不是覺得以後應該改變你的生活？

思梅：我再要這樣生活下去，我非但對不起老董，對不起一切的人，而且我自己也活不了了。

楊沖：好的，那麼讓我告訴你，我現在是這個孤島上專門做剷除漢奸敗類的鋤奸團祕密

團體的份子之一，老董已經決意加入這個團體，你是不是可以從此改變一切，拿出你從前在北平做救亡運動的那股熱勁兒來，跟我們一起做點有益於國家民族的事情呢？

思梅：（熱淚盈眶。）我真誠的願意，我願意發誓。

楊冲：好，那些我們以後再商量吧。老董，思梅，我們是老同學，老朋友，讓我們握緊了手，發誓把我們的一切，獻給高貴可愛的中華民族！

董樑
思梅：（同時。）獻給高貴可愛的中華民族！

外面底下有兩輛汽車停止的聲音。

思梅：聽！

楊冲：金翅膀來了！老董，我們兩個人把屍首抬進去，隱藏起來。思梅，用一用你聰明的腦筋，想法子嚇住他，不要讓他知道這件事，就說大林是跟他開頑笑的，大林早走了。哦，你要能嚇住他不走的話，找個機會，我們幫助你幹掉他！但是，注意，

外面有人，不能用鎗打。

董傑：這兒還有支手鎗。

楊沖：算是大林送給你的。走，快搜。

思梅：楊沖董傑把大林屍首拖了進去。思梅在樓上[illegible]的計劃。樓梯上有聲音了。

思梅：(在自語)他上來了。

靜悄悄思梅悄悄到沙發後去，把楊沖沒有抽完的烟抽着。少頃，門推開了，金翅膀潤齋端着手鎗站在門口，後面兩個「小腳色」也各一把鎗的巡視着。

思梅：喂，金太爺！(從沙發上飛到金的身邊。)嘿！真是難得，是什麼風把你吹來的？(故意兩腿翹起，故意作女態而又變正經。)我問你，為什麼這麼久見不到你？

潤齋蹺向房中，「小腳色」留在門口。

思梅：(看看房內)你們都拿着手鎗幹麼？嚇！你們是來送度日份子的是不是？(哈哈哈的大笑。)

（金潤齋在思梅面發覺了思梅跑到門口去問「小脚色」甲，）

思梅：你們是不是在違反日份子的？

甲：……唔……是的。

乙：……太太的吩咐。

思梅：那……那麼你們兩個人不也正是嗎？……（指着自己和潤齋。）

甲：……說得真實爽！

乙：……你還不是跟你的他們開玩笑罷！哈哈！……

思梅：唉（文茶的潤齋說道）與太太你們！您還不是在違反日份子的？

潤齋：唔……小……是呀

思梅：唔，就是這兩個！（指着甲乙說。）哈哈……

甲乙：……這……這……（尷尬的陪笑。）

潤齋：這是什麼意思。太林婉怎麼說？

思梅：大林？大林走了有半個鐘頭了吧！

潤齋：走了？

思梅：唔！就是他帶來了！（肚子不高興，）他今天也不知怎麽的，好像有滿肚子的心事似的，叫他陪我一會兒，他都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打完了電話就走了。（搖頭。）

潤齋：他不是說這兒有兩個反日份子嗎？

思梅：（笑着，）那兒？是你我，還是他們？（指甲乙，）

潤齋：你又開玩笑！

思梅：我要不開玩笑我不怕悶死？今天晚上就够我悶的了，大林來了這麽一會兒就走了，剩我一個人呆在家裏。

潤齋：他爲什麽要叫我來呢？

思梅：那還不是我出的主意？這麽些日子沒見着你了，你在幹些什麽正經事了？

潤齋：這小子，他怎麽又叫我不要來呢？

思梅：（媚笑）那是我故意要試試你，看你是否誠心來看看我。怎麼，是不是還有什麼不對呢？——你來了，你兒子走了，是不是還打算問我要兒子呢？

潤齋：嘿嘿嘿，那是什麼話。

思梅：那麼是不是叫你來了就誤了你的正經事，有點不高興呢？

潤齋：那怎麼會呢？

思梅：那麼你們還都拿着手鎗，打算把我當反日份子逮去呀？

潤齋：這是什麼話。（把鎗藏起。）（小脚色也藏起了鎗。）

思梅：（殷勤的倒了杯汽水。）喝杯汽水！今天眞是太悶了。我跟你點根烟。（她抽燃了一根烟，遞給潤齋，門口的「小脚色」在互換眼色。）

潤齋：你丈夫呢？出去了嗎？

思梅：還不是？所以我就不願意在家裏待，今天待在家裏，偏偏他又應酬去了，大林來了一會又走了，眞叫我一個人待在家裏悶死了。

潤齋：你丈夫什麼時候回來呢？

思梅：他……（故意嫵媚的，）他今天晚上怕就不會回來。

潤齋：噢！（睇着眼睛瞧着她，）那麼你為什麼不出去玩玩呢？

思梅：我今天實在玩不動了，我想早一點睡覺。而且除了你的大林，我也不大愛跟那些年輕人在一起玩，他們都太不老實了。

潤齋：那麼像我這樣年紀的人呢？

思梅：那當然老實多了！

潤齋：不見得吧！（大笑，思梅也陪着笑，門口的兩個「小腳色」也笑起來了。）喂！（對「小腳色」，）你們在這兒笑什麼？啊？糊塗東西！走走走走！喂，喂，回來回來！你們兩個人在車子裏等着我，其餘的都叫他們先回去，說沒有什麼事。……喂，小心一點，不要儘打瞌睡，糊塗東西！

甲乙：是，金大爺！（竊笑着躡起脚來下去了。）

思梅：你今天可眞的得多陪我一會。要不要叫他們先回去？

潤齋：沒有關係。

思梅：你在這兒玩高興了，說不定會玩得很晚很晚，何必害人家不能睡覺呢？

潤齋：你放心，你以爲他們不會睡覺？他們儘像睡不醒的倒霉蛋，一到車子裏就呼打呼打的睡了。不過我也不能玩得太晚，明天早上一早要去找井田特務長，聽說今兒早晨又逮着了兩個反日份子，還是在我麵粉廠裏做工的，這眞是豈有此理。這些傢伙不知道怎麼的，就越來越多，我簡直給他們累壞了！

思梅：不要氣不要氣，今天在我這兒，不許說嘔氣話。（又倒了一滿杯汽水。）

潤齋：好的好的。哈……（又瞇起了眼。）思梅！你今天對我特別殷勤。

思梅：那是因爲你比他們老實。

潤齋：而且比那些年輕小夥子良心好，靠得住。

思梅：哦！（嫵媚的點點頭。）

潤齋：（挨近了她，）思梅！你忘記從前有一陣子你成天陪着我在一起玩的情形嗎？要不是你甩開了我是跟大林在一起，那我非吃醋不可，非，非，非搶走你不可。你今天這樣待我，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回心轉意，還是覺得我老頭子好？啊？你說！你說！

思梅：嗯——叫我怎麼說呢？

潤齋：（更湊近了。）乾脆這樣說吧！你是不是還在喜歡我？你說，你說！

思梅：（慢慢的婀娜的望着他，點了點頭。）

潤齋：（一把抓住了思梅。）唔，寶貝兒！…思梅！思梅！我的小寶貝兒！

思梅：（掙扎）你，你別抓着我。

潤齋：思梅！親一個嘴，親一個嘴！

思梅：你放開手，我答應你。你放開手，我答應你！

思梅掙脫開去。

潤齋：好了，我放開手了。思梅，寶貝，你答應我了，來，我不抓住你，親個嘴。

思梅：（望望房門，情急智生。）好的，我答應你，我已經答應了你，我當然會做到。

不過，我有個條件。

潤齋：什麽條件？

思梅：我要你遮住眼睛吻我。

潤齋：我知道了，你要我遮住眼睛你躱起來。

思梅：不，你可以拉着我的衣服。

潤齋：那麽你不想給我吻嘴。

思梅：你可以抱着我的頭。

潤齋：那多不好啊！你要是怕難爲情，我們把燈滅了。

思梅：不，我不喜歡滅燈，你要不贊成，就算了。

潤齋：好好好，我贊成，我贊成，可是思梅，我也有個條件。

思梅：你有什麼條件？

潤齋：我……（湊近思梅耳語。）

思梅：我不來了。

潤齋：好好，我不說不說，作麼作麼。

思梅：好吧！喏，我來跟你紮眼睛，你可以拉着我的衣裳，你……（在替他紮眼睛。）

潤齋：輕一點，輕一點！

思梅：你拉着我的衣裳啊！不然我跑了你不要怪我。

潤齋：玩皮的寶貝！

思梅：（一面紮一面說。）記住，這是難得的機會，以後可不許這樣的哭！聽見了沒有？這是難得的機會……！

房門開了，楊冲手握一木棒，躡蹤跟在後面。

思梅：好了，等着，記住，以後可不能再來了！

潤齋：知——道！

「道」字還沒說完，楊冲的木棒打倒了潤齋的頭上，董樑堵住了他的嘴，支持着他的身子，所以聲音是一點都沒有。

楊冲：完了，董樑，快把他背進去，綑起來。

董樑：好。（拖着潤齋的屍首進去了。）

楊冲：（拿起電話筒，撥號碼。）

思梅：打電話給誰？

楊冲：喂，是戈登路巡捕房嗎？快接警務處。

思梅：接警務處幹麼？

楊冲：使一個計策，把底下金翅膀的那兩個小脚色弄走，不然，我們就會走不掉。喂！警務處嗎？喂，戈登路三十二弄十五號有強盜，巷子口有兩輛黑汽車，裏面有兩個望風的。……對了，先逮望風的，……好，快點！（放下話筒。）思梅！你進去把

衣服換換，扣子鬆掉幾個弄綴一點，；幫老董把箱子櫥櫃都翻亂，保險櫥打開，；手鎗盒子扔在地下，另外預備一個小包袱，把要緊值錢的東西包好，預備帶走。叫老董裝作被打傷了的樣子，躺在椅子上，直哼着。快快，記着，這是被强盜搶過了的人家。要做戲，要帶表情，要跟眞的一樣，去，對老董說一遍，快進去。

思梅進去了，楊冲一個人在屋子裏佈置，四處弄得亂糟糟的，最後還脫下鞋子來到寫字桌和門窗窗櫺上去擦下些泥土。遠遠的警務車響了。

楊冲：（自語）警務車來了。

董樑：楊冲！老漢奸在動，好像要醒過來的樣子。

楊冲：聽！警務車到了！拿大林的手鎗，送老漢奸兩粒子彈，

董樑跑進去「拍拍」兩響。底下外面以爲强盜拒捕，探員跟「小腳色」雙方都開了鎗，「拍拍拍」響了二三十下，沉寂了。

楊冲：（對房內，）門口的解決了，他們上來了，快準備，老董，「哼」啊！思梅，裝

哭！

老董哼起來了，像胸部被打傷了似的，思梅也哭起來，在哭着她的金銀手飾。一個探目，三個探員拿着鎗衝進來了。

探目：不准動！你是誰？

楊沖：我是主人的朋友。思梅！你出來，巡捕房裏的人來了。

思梅：（哭着出來。）哎喲，這怎麼得了？我昨天借來的一隻鑽戒給搶走了，我怎麼得了！我怎麼賠得起呀！……！

探甲：（對臥室裏看了看。）屋子裏那個人是誰？

董標：（在臥室裏，大聲的喊）哎喲——哎喲？——

思梅：是我丈夫，給那兩個強盜打傷了，……打在胸口上……這站都站不起來了。……——哎喲！這怎麼得了？我的鑽戒，我的鑽戒……

董標：（在臥室裏，大聲的喊）哎喲——哎喲！

探目：別鬧，別鬧！有幾個人？

楊沖：上來了兩個人！

探乙：走那兒去了？

楊沖：聽見你們底下打槍，他們就走這窗子對面屋面上爬走了，剛走沒一會兒。

探丙：剛走沒一會兒？

楊沖：是的，你們上來，他們剛上去。

思梅：快追，快追啊，包探先生！我願意出三千塊錢酬勞你們……我那隻鑽戒要值一萬幾呢！……哦，我那隻鑽戒！！！

探目：一萬幾的鑽戒！（好像在自語。）好！追！（命令探員。）去！上去！（探員等爬上窗屋面。）走那邊走的？

楊沖：我看見他們走右面去的，過了那堵白牆就不見了！

探目：是走左邊走的嗎？

楊冲：是的，我看着他們走的。

探目：走！

探目探員等全上了屋面，楊冲用手指點着，一會兒，探目等走遠了。老董還在哼着「哎喲，哎喲」，楊冲趕忙回到臥室邊。

楊冲：別哼了，老董。快走，把衣服整理好。思梅，把細軟的東西拿來。

思梅進去拿小包袱，董樑穿着衣服扣着鈕子上來。

董樑：走得了麽？

楊冲：走得了。走後門出巷子，走上海小食店後門穿到小沙渡路就行了。

思梅：（拿着小包袱出來。）那麽以後呢？

楊冲：先到遊擊隊隊部裏住一陣子，避避風頭，過些日子再來！

董樑：什麽，你加入了遊擊隊？

楊冲：唔！這就是我們今後的共同工作！

璣島　星之火

馬標：：好！！遊擊隊！！走吧！向前奔到工作！！

黄標
楊帆：：（笑着。）走！！

——幕急落——全劇終——

連升三級

李慶華

連升三級

時間：一九四一年開始的一天

地點：大重慶的一個角落裏

人物：張爲善——一個樂天派的年近花甲的雪販子。

張馬氏——爲善妻，多愁善病的老太婆。

毛兒媽——爲善的兒媳，很能幹的女人。

韓得勝——將要再赴前線的傷兵。

朱保長——行爲鬼祟，專做壞事的傢伙。

警察甲

警察乙——話雖少而任務很重的角色。

景：張爲善的住宅，因爲整天不見陽光，所以室內異常陰暗，加之空氣惡劣，一切都顯得幽鬱沉悶，離這兒不遠，就是繁榮的馬路，因爲今天是元旦新年，遊行

的軍樂隊，向着這地獄似貧民窟，播送着愉快的調子，好像故意向他們嘲笑似的，當樂隊過去的時候，接着有一陣病人的呻吟聲從屋子裏傳了出來。

馬氏：毛兒媽！毛兒媽！（沒有人答應）不知又死到那兒去了。（軍樂聲像故意和他過不去似的）毛兒媽！

毛媽：（在外面答應）來……！來啦！（進來）媽！你叫我嗎？

馬氏：是我叫你，唉！我一睜開眼鬼都沒有一個。

毛媽：我就在門口，沒有到那兒去呀！

馬氏：（突然地）哦！你過來，我告訴你一件事。

毛媽：哦！什麼事？

馬氏：誰都想不到的，可嚇死我了（

毛媽：啊！到底什麼事？

馬氏：我剛才看見小毛的爸爸回家來了。

毛媽：他回家來了，怎麼回來的？

馬氏：是呀！可把我嚇死了，我一抬頭就看見他站在我面前，我看得很清楚，他穿着軍衣，戴着軍帽，手裏扶着棍子。

毛媽：扶着棍子。

馬氏：我當時高興極了，我說「孩子，你可回來了，媽天天都在惦記着你。」可是他一句話也不說，忽然嗚嗚淘淘地哭起來了，我真有點奇怪，回來不好嗎？為什麼哭呢？可是他指他的腿傷心地對我說：「媽，你看，」我仔細一看，天啦，我的魂都嚇掉了。

毛媽：媽！怎麼嘛？

馬氏：（傷心地）我的孩子只剩了一條腿了。

毛媽：噯！媽！是真的嗎？

馬氏：我也以為是真的呢，可是我一睜眼，原來是一個惡夢。

毛媽：惡夢？可把我嚇壞了，我以爲是眞的呢！
馬氏：爲什麼偏偏做這樣的夢？
毛媽：是呀！爲什麼做這樣不吉利的夢呢？
馬氏：要是眞拖一條回來……
毛媽：噯唷！不要說了，說得人家心裏七上八下的。
（軍樂隊又咆哮起來）
馬氏：今天是什麼日子，街上鬧得人亂馬翻的。
毛媽：今天是新年，所以街上很熱鬧。
馬氏：噢！怪不得，「都都達達」的吹了好半天，鬧得我連覺都睡不着。
毛媽：聽說今天白天是童子軍大遊行，晚上還有燈彩呢！
馬氏：我要是沒有病，也可以出去看看。
毛媽：聽說街上那些電影院子京戲院子的人都擠不動。

馬氏：唉！被他擠得動擠不動，我們還不是白措嗎？這些洋把戲，那有我們的份兒，恐
我這一輩子是看不着了。
（軍樂聲又刺耳的響了起來）
馬氏：唉！我一聽這個鬼聲音，我的心就跑了。（停）毛兒媽，你還記得不記得，去年
今天的情形？
毛媽：那我怎麼不記得，小毛的爸爸，不就是那天去的嗎？
馬氏：那天我在馬路上等着，想給我兒子見見面，可是一直等到下午，也沒有一個壯丁
走過來。
毛媽：可不是？那天你連飯都沒有吃？
馬氏：說也奇怪，那天我一點也不覺得餓，我只盼望着和我的兒子見見面，說幾句話，
是天曉得……
毛媽：你老人家也不想想，那末多的人，你怎麼認得清呢？

馬氏：是呀！我一直等到太陽過了午，才看見「都都達達」的軍樂隊走過來，接着後面就是一隊一隊的壯丁！喂呀！那天的人可眞多呀！數都數不淸，一個跟着一個，一直等到太陽落了山，隊伍才走完。

毛媽：那天天黑了你才回來，我找了好半天，我以爲你跟小毛的爸爸上前線去了呢！

馬氏：任你的眼睛多麼好，也認不出來，他們穿着一樣的衣服，戴着一樣的帽子，揹着一樣的槍，走着一樣的步子。

毛媽：哼！你突然的看，連臉都是一樣的。

馬氏：後來我的眼睛都看花了，我覺得每一個臉都像是我的兒子，我幾次都要叫出來，我想跑過去，抓住他們問一問，我的兒子究竟在那兒，當時我用盡了力氣，想從人堆裏擠出去，可是呀，前面的人，像銅牆鐵壁一樣，你們有多大力氣也擠不出去。

毛媽：那天爸爸眞怕你在街擠死了呢。

馬氏：你公公那個老不死的，那天孩子上前線，他一點也不難過，好像孩子是我養的，

與他沒關係的。他還說「打日本鬼子是應該的，」我知道，這全是報上的話把他迷住了。

毛媽：其實爸爸難過在心裏，不放在臉上就是了，你還不知道呢，那天你出去了，他在家裏跟傷兵逛得勝喝得醉醺醺的，兩個人越說越對勁，什麼國家至上呀！抗戰建國呀們最後勝利呀！足足地談了一整天。

馬氏：這個老不死的送兒子上前線，他還在家裏喝黃湯，怪不得我晚上回來，他還跟我發脾氣呢！說什麼女人別的本領沒有，只會哭，什麼當壯丁是家家都有份，又不只是我們兒子一個人，他好像很有道理似的。

毛媽：可不是，你爸爸不是常說嗎，他說他的人雖然老了，可是他的腦筋比年青人還要新呢！

馬氏：我知道，全是報上的話把他迷住了，回來我就問他，你說當壯丁是家家都有份，為什麼有錢的人可以花錢買人做替身，自己的兒子就不去呢？他半天沒有話說，後來

想了一會才說：「你放心，那些從中作弊的王八蛋，將來都會被打倒的。」

毛媽：我看那些鄉保主任，鄉保長全不是好東西，他們不但不公平，而且還要借此敲竹槓子。

馬氏：噯喲！不要亂說，要是給間壁的朱保長聽見了又麻煩，你懂什麼？有錢有勢力的人，也是不好惹的，唉！總之一句話，還是我們沒錢沒勢的人吃虧。

毛媽：我看還是爸爸的話說的不錯，只要把日本鬼子打出去，一切都有辦法了，什麼朱保長狗保長全滾蛋！

（門外有敲門聲）

毛媽：是誰？

保長：是我！

毛媽：（吃驚不小）哦！朱保長，請坐。

保長：不用客氣。

馬氏：朱保長，今天怎麼有功夫到我們家來呀？

保長：我有什麼忙的，除了敲人家竹槓，別的什麼事都沒有。

毛媽：（陪笑）朱保長，您這是什麼話。

保長：什麼話，唐朝的古話，我今天的耳朵有點發燒，好像有人在背地裏駡我。

馬氏：朱保長，您太多心哪，這一條街上，誰不知道保長是個大好人呀！誰敢駡您呀！

毛媽：眞的！朱保長太多心哪！

保長：我多什麼心呀！常言說得好：「爲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打門心不驚。」笑話，我多什麼心呀！

馬氏：好了！好了！朱保長，請您坐下來消消氣兒，毛兒媽，把凳子搬過來給保長坐。

保長：謝謝你！我不坐，你們不必對我假殷勤，不要以爲我是個傻瓜，告訴你說，你們剛才駡我的話我都聽見了。

毛媽：沒有的事，我們剛才誰都沒駡過。

保長：誰都沒有罵？哼！你說我們鄉保長全不是好東西，是不是你說的，你以為我不知道嗎？告訴你，我在你們門口都聽見了。

毛媽：那也沒有指名帶姓呀？

保長：你分明罵的是我，還要指名帶姓？

馬氏：來保長，您消消氣，大人不記小人過，常言說得好，背後還罵皇帝呢，保長何必計較這些呢！

保長：我老實告訴你們，我今天本來是特地來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的，可是我剛到了門口，你們却在背地裏罵我，哼！真是他媽的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馬氏：可不是，全是我們家的媳婦不好。

保長：要說抽壯丁，那是國家派定的，與我有什麼相干呀，至於別人家當不當壯丁，那你也管不着呀！

毛媽：為什麼這麼不公平呢？

馬氏：你少說話，一點規矩都不懂。

保長：好吧！走着瞧！哼！總有一天讓你們知道我的厲害。

馬氏：朱保長，您別走，您別走，我給您說呀！（嘆氣）唉

保長：（走到門口，回頭）好大的胆子，居然罵起我來了。

馬氏：你看，你看，全是你的嘴不好，把人家朱保長也給得罪了。

毛媽：得罪就得罪了，看他能怎麼樣！

馬氏：常言說得好，話到嘴邊留半句，可是你呀，就是喜歡叨叨，你瞧着吧，說不定還要惹出什麼事來呢！

毛媽：我又沒有指名帶姓，怎麼知道罵他的呢？！

馬氏：這班東西專做壞良心的事，他隨便派你一個罪名就吃不消。

毛媽：哼！一不做賊，二不養漢，三不犯法，四不當漢奸，只要沒錯，他就管不着。

馬氏：你們年青人還不懂這些道理，在這個時候兒就沒得什麼道理好說的，人家伸出個

指頭，比我們的脖還粗呢？你跟他碰，那不是自討苦吃嗎？

毛媽：反正不犯殺頭的罪。

馬氏：唉！今天真有鬼，剛才做了一個不吉利的夢，接着又出了這件麻煩事，唉！

爲善：（在外面唱着進來）平生志氣運未通呀！

毛妞：媽！你聽！爸爸回來了。

爲善：「似蛟龍，困只在，淺水中」……哈哈！

馬氏：人家都要急死了，你還這麼高興呢！

毛妞：哦喲！爸爸還買了肉，打了酒回來呢！

爲善：哈哈！今天是新年，可不也得弄點吃的喝的，咱們人雖然窮，可也落得個窮快活，哈哈哈！

馬氏：噯喲，你別打哈哈了吧！

爲善：這叫什麼話，我給你說，我今天是打心眼裏往外樂。

馬氏：好了，好了，讓我來告訴你一件事。

爲善：得了，你一開口我就知道了，反正不是惦記着兒子，就是給我哭窮，我告訴你，今天是元旦新年，又是我們兒子上前線的一週紀念，我們都要高高興興的，別說喪氣話。

馬氏：你不知道事情鬧成什麼樣了！

爲善：只要天沒有塌，地沒有陷，咱們還有一碗飯吃就行了，你先別洩氣，讓我告訴你們幾件好消息！

馬氏：好！好！你說！你說！

爲善：第一，今天委員長發表談話，說今年是勝利年，一定能把日本鬼子打跑，那就是說，咱們兒子一定能夠得勝而歸。

馬氏：又是報上看來的。

毛媽：媽！你聽呀！別打岔。

爲善：是呀！你聽呀！第二，昨天晚上我們五十二架飛機轟炸岳陽，把鬼子的軍火接濟完全炸光了，眼看湘北就有第二次的大勝利。我們的兒子不是在湘北作戰嗎？這一次說不定立了大功，就要進升三級呢！

馬氏：老太爺，您別做夢了。

爲善：告訴你，一點不做夢，今天我的左眼老是跳，說不定今天就有喜信兒。

馬氏：是的，左眼跳財，右眼跳禍。

爲善：不過，我向來是不贊成迷信的，這不過是說說罷了。

馬氏：算了，你說完了不是？

爲善：你別急還多着呢，第三，剛才我在街上聽見一個童子軍演講，他說，現在政府優待「抗屬」嘍！我先考考你們，「抗屬」這兩個字怎麼講？

馬氏
老媽：抗屬……不知道！

爲善：哈哈，我猜你們就不懂，老實說這個年頭，沒有學問的確不行，我告訴你們吧！

「抗屬」就是「抗戰軍人的家屬，」也就是說「壯丁的家屬」再說得明白點，就是壯丁的爸爸，壯丁的媽媽，壯丁的老婆，壯丁的兒子，都叫做「抗屬」都受優待。

馬氏：都受優待，受優待嗎？……

爲善：噯喲！優待就是特別優待嗎，什麼事都比人家討便宜，懂了嗎？

馬氏：別見鬼了，這些年來，淨受人家的欺負還討便宜呢！……

爲善：你別着急呀！慢慢來，現在已經訂出條件來！，第一，「抗屬」有困難大家要幫忙解決。

馬氏：好了，我現在沒錢治病。

爲善：你別急，慢慢來呀！第二，「抗屬」家要有喜喪事，大家要送禮。

馬氏：這麼說，我看你乾脆把我弄死算了，你也好多收點禮，多喝點黃湯呀！

爲善：那何必呢，這麼一來，人家還說我窮極無聊，圖財害命呢？……第三，吼！當兵，是什麼來着，讓我想一想。

馬氏：我們可不可以吃平價米呀！

爲善：吃平價米？好像，好像沒有這一條吧！

馬氏：那不就完了？……不是等於白說嗎？

爲善：哎喲！你……急呀！慢慢來！「有困難幫忙解決」，其實這一條就完全解決了。

馬氏：你夢娶媳婦兒！……

爲善：此話怎講！

馬氏：弄得你好上天！……

爲善：信不信由你……，反正一句話，你們女人呀！沒有別的本領！……

馬氏：（同時說）只會哭！對不對！

爲善：你自己比我還清楚……。

馬氏：好了，你的話完了，該輪到我了。

爲善：你別急，最後還有一個好消息，剛才我在街上碰見趙得勝，他說他的傷已經好了，

明天就要回到前方去，所以我特地買了點肉，打了點酒，叫咱們大夥兒吃吃喝喝，而且今天又是我們兒子上前線的一週紀念，所以我們今天就開了一個送別紀念會，你說好不好？

為善：好了，你說吧，你說吧！

馬氏：我剛才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們的兒子回來了。

為善：那有什麼可說的呢！

馬氏：你聽呀！那不是打勝仗回來的，他少了一條腿。

為善：那是你心裏有鬼。

馬氏：不管你怎麼說，總之是一個不吉之兆，而且有一句俗話，「兩腿雙全，滿不算行。」剛纔偏偏把朱保長給得罪了。

為善：你說說是怎麼回事？

馬氏：全是小毛病不好，他把朱保長給罵了。

爲善：那種東西本來就該罵！

馬氏：可是你背後罵人別給人家聽見呀，偏偏又讓朱保長聽見了。

爲善：聽見了怎麼樣？不但罵他我還要告他呢！

馬氏：他罵人家不是東西，不公平，敲竹槓。

爲善：那可不是，這全是實實在在的事，一點也不假。

馬氏：不管真假，人家是保長，我們犯不着跟他碰。

爲善：保長又怎麼樣，委員老爺也得講理呀！

馬氏：噯呀！我的老太爺，你少說點，朱保長聽見了又麻煩。

爲善：怕什麼，他要惹急了我，我把他的那點家當底子全給翻出來，看他能把我怎麼樣？

馬氏：小心點！人家歪歪嘴，你就吃不消。

爲善：哼！我以抗戰軍人家屬的資格，就可以跟他碰碰，他收買壯丁，勒揩敲詐，哼！

設法灌溉。

馬氏：那與你有什麼相干呢？

為善：與我沒相干，哼！好處沒有我的份兒，今天那個稅，明天這個捐，硬向咱們頭上按，誰說與我不相干？

馬氏：好了，你不聽我的話，將來一定要吃虧。

（向老媽下去做菜）

趙得勝：（在外面唱）家住山東歷城縣。

為善：你聽？趙得勝來了！

得勝：得勝的名字天下傳！張老爹在家嗎？

為善：在家，在家，裏面坐，剛才還念着你呢？

得勝：哈哈！我是說來就來，絕不失信，（向馬氏）老太太，您好點了嗎？

馬氏：難為您惦着，我好一點了！

爲善：得勝！坐一會就好了，停一刻，咱們爺們喝四兩！給你餞個行，祝你一路平安！

得勝：張老爺！您太客氣了，叫我趙得勝實在不好意思。

爲善：咱們爺們，還要客氣嗎？您決定明天走嗎？

得勝：是的，我決定明天走！

爲善：我還想留你多玩兩天呢？

得勝：恐怕辦不到，因爲這一次是我們自己請求的，說那天走就那天走，不要讓人家說咱們三心二意，怕死不敢去。

馬氏：後方不好嗎？那麽危險的地方，人家逃都逃不掉，你還往那兒跑？

得勝：老實說，我在後方眞待不慣，悶就會把我悶死了，所以回到前方去還比較舒服一點。

馬氏：後方總比前方保險的多！

得勝：這個時候，那兒都是一樣，全中國沒有一塊土地是安全的，在前方打仗固然危

機，在甚麼地方有日本飛機下蛋，還不是同樣的危險嗎？

爲善：老實說，這個時候活着就是碰運氣，說不定今兒個咱們爺倆在這喝酒，明天一個炸彈也許不見面了

馬氏：別說喪氣話！

得勝：好了，別說這個，我有一個好消息報告你們！

爲善：好消息？

馬氏：今天你們的好消息眞多呀？

得勝：這是我剛才在聯保處聽到的，據說今天是元旦新年，國民政府有命令，所有各大戲院，演戲三天，優待抗戰軍人家屬和前線負傷將士，據說不但有戲看，並且還有點心吃！

馬氏：那有那麼回事呀？

得勝：一點都不假！吃過飯咱們馬上就去看戲。

爲善：就這樣去嗎？

得勝：當然要有優待證呀！咦！朱保長沒有發優待證給你們呀？

爲善：沒有發？鬼才看見什麼優待證呢？

得勝：這們傢伙眞渾蛋！

爲善：可不是，他剛才還到我們家裏來着呢？說我兒媳婦駡了他，他還要對付我們呢？

得勝：去他媽的，他別做夢，這一次他給我們辦的軍糧，他就從中揩了油，並且還有囤積居奇的嫌疑，人家已經告到衛戍司令部去了，哼！說不定今天就要抓他到案，他別做夢了。

爲善：哦！怎麼樣？我不告他自然有人告他！不過我馬上還要找他去，我是「抗屬」，看戲，當然有我一份，爲什麼不發優待證給我，我去問他去！

保長：（悄然登場）不用問，我這就來了！

爲善：哦！朱保長，你早就在門口了？

保長：嗯！是的，因爲你們在誇獎我，所以我沒有敢進來，（對得勝）這位同志貴姓

呀？

得勝：哦！你問我嗎？我叫趙得勝，你打算怎麼樣？

保長：（冷笑）我不打算怎麼樣！不過隨便問問。

爲善：朱保長，到這兒有什麼貴幹呀！

保長：沒有什麼！不過有點手續事，爲了手續起見，找你辦一辦，（取出條子）這是聯保處的月捐一元二。這是兩個月的航空捐，是兩塊，這是傷兵招待費六毛，這是慰勞捐一塊，房捐兩個月一塊六，還有傷兵之友捐一塊，公路捐五毛九，一共七塊九毛九，不到八塊錢，這是公事，人家都給了，你也不能例外，請你馬上就拿出來。

爲善：一共七塊九毛九，實在不算多，而且這是國家的捐稅，老百姓當然要付的，不過我好像可以例外，因爲我是抗戰軍人家屬，政府有明文規定，對於我們要特別優

待，以前我們是免繳，我想這一次也可以例個外。

保長：恐怕不行吧！以前那是我看你們可憐，所以准許你們緩繳，倒不是免繳，這個緩繳去還是要補的，不過這都是人情上的問題，現在因爲上面有公事下來催繳，所以這個月，無論大戶小戶，窮戶富戶，都要一律交納，是沒有辦法通融的。

爲善：好的，這是老百姓的義務，我們是應該盡的，不過我們應享的權利，也應該給我們吧！

保長：那是當然的，這何消說呢！

爲善：我們抗戰軍人家屬應該受優待，這就是我們應享的權利。

保長：不繳捐稅，這根本就不是你們的權利。

爲善：我繳不起捐，我就應該受優待，還有，今天國民政府請我們看戲，據說優待證已經發下來了，可是我還沒有收到。

保長：這消息也許不確實。

待勝：我剛才從聯保處長來，他們昨天就發下來了！

保長：也許有這麼回事，不過優待證太少，也許輪不到你們。

爲督：哼！要捐款就輪到我的頭上來了，要看戲就沒有我的份，我不曉得這是什麼道理？

待勝：保長先生，你別裝腔作勢，以公報私，今天這個捐他就不繳，看你敢把他怎麼樣？

保長：只要他有心抗捐，我就有地方叫他去。

爲督：你想藉端敲詐何必公報私仇，我以抗戰軍人家屬的資格，我就可以去告你。

保長：你不配！我馬上就叫警察把你們關起來

待勝：沒有那麼方便吧！警察局又不是你開的。

保長：好！咱們回頭見吧（怒冲冲走出去）

警察：（悄然走進來，攔住保長的去路）啊！朱保長，我們正在找你呢！

保長：啊！你們來得正好，他們違抗政府的命令，把這兩個人都給我抓到局裏去關起來！

警察甲：朱保長，這是另外一回事，你先別着急，請先跟我們到衛戍司令部走一趟。

保長：到衛戍司令部去幹什麼？

警甲：這個我們也不清楚！

警乙：也許有人告了你吧！

保長：有人告我？

爲善：居然有人敢告保長！

得勝：這可眞想不到呀！

保長：好！走吧！我看沒有多大關係！

爲善得勝：關係是沒有多大關係

爲善：頂多也不過槍斃呀！

保長：總有一天我叫你認識我。

警甲：朱保長走吧！走吧！

警乙：何必生這麼大氣呢？（帶保長下）

（爲善得勝相顧大笑）

馬氏：這是從那兒說起呢？

爲善：這就叫自作孽自己受！

得勝：可不是，我早就把他的八字算就了。

爲善：我這口氣總算出了！

馬氏：可是這個仇是結下了！

得勝：老太太，您放心，他這一進去，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出來呢！

爲善：我看出來不出來還是問題呢！

（警察又回進來了）

警甲：那位是張翁蓍。

翁蓍：怎麼？（有些作慌）——

警甲：別害怕，沒你的事？這是從朱保長身上搜出來的優待證，請你交給沒有領到的人。（下）

翁蓍：噢——原來是這麼回事。

馬氏：幾乎把我嚇死了！

得勝：我也嚇了一跳。

翁蓍：我說怎麼樣？他專幹這種事，明明放在他身上，他都不發給我們，你說混蛋不混蛋？

得勝：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好的保長也多得很，像這樣的保長，我可真少見。

毛娟：爸爸，勝保送來一封信，說是前方來的，

翁蓍：啊！拿來我看，（看信）湖南，羊樓司，不錯，是我兒子來的。

馬氏：什麼？是我兒子來的？
得勝：還是雙掛號呢！
馬氏：快念吧！快念吧！
爲善：咦！還有一張一百塊的匯票呢，
大家：啊！真的嗎？
馬氏：見鬼，別聽他的話。
爲善：笑話，你們看，這可不是真的！
馬氏：慢！快些念吧！快些念吧！
爲善：你們聽着！「父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近來前方戰事，連戰皆勝，敵人膽寒，全被擊潰，最近期間，不難一鼓消滅，兒因作戰有功，上司嘉許，已經由……」

（咳嗽）毛兒媽，倒杯茶來我喝！

馬氏：哎喲！我的老太爺，你念完了再喝罷！

爲善：不行，不喝茶念不下去，（喝了一口茶）你們聽着了（咳嗽一聲）「已經由特務長升爲排長，並且代理連長職務，故特奉告父母大人，不必掛念，並匯上國幣一百元，該款係師長獎賞，敬祈查收，餘容後稟，專此叩請金安兒張拾生敬稟，十二月十五日。」

毛媽：爸爸，這是真的嗎？

爲善：難道這還會假嗎？

得勝：老太太，我給你道喜呀！

毛氏：這恐怕是做夢吧！

得勝：那兒話呀！這是真的。

爲善：毛兒媽，聽到沒有？

毛媽：早聽到了。

爲善：快給我滿上杯來，得勝，（抓酒壺）咱們爺倆兒乾兩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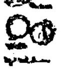
得勝：好！我今天絕對陪一陪！

爲善：（裴酒）祝你這次上前線旗開得勝！

得勝：我慶祝你們令郎連升三級！（一同乾杯）

（在笑聲和軍樂聲裏閉幕）

準升三級



紫金山下

李慶華

紫金山下

時間：南京陷落之後

地點：紫金山的角下

人物：林墨齋——金陵鄉賢，年近花甲的老人，

林若蘭——瘋女，墨齋最溺愛的女兒，

周爵臣——維持會的說客，天生的奸形猾骨

老胡——看守祠堂的僕人，

陳媽——跟着墨齋多年的女僕。

林卓民——墨齋之子

景：在紫金山的角下，在密樹叢林的深處，有一所古舊的祠堂，南京失陷後，金陵鄉賢林墨齋就帶着他瘋了的女兒林若蘭，隱避到這裏來。

這里一間祠堂的正廳， 年久失修，陰森可怕，左右有門， 通[illegible]齊和若蘭的臥室，正面是一排屏風，有石階通下去，廳內放着一張躺椅，椅上墊着脫了毛的虎皮褥，另一邊放着茶几和圈椅，在深冬的夜裏，這所古舊的祠堂，住着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他守着一個神經失常的女兒，他盼着一個蹤跡不明的兒子，止水的生活，蕭條的景象，咬碎老人的心。

開幕後，外面風聲淒厲，廳內掛着一盞搖搖欲滅的燈，只有陳媽一個人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忽而牆角下面的老鼠打起架來，「吱吱」的叫聲把陳媽嚇醒了，她慌忙的站起來走到若蘭的房門邊，「小姐！小姐！」叫了幾聲，但是裏面沒有動靜，她又輕輕地走到門口，向外面張望一下，除了風聲以外，也沒有反響，她不覺打了一個寒噤，膽怯地把門關上，走回原來的椅子坐下來，又繼續打瞌睡，稍停，老鼠又「吱吱！」的叫起來了，並且好像在她脚底下活動，她被驚得「哇！」的一聲從椅子上跳了起來，這時對面房子有人在問。

澤：是陳媽嗎？

陳媽：（神色蒼惶的答應）是的！老太爺！

澤：你在幹什麽？

陳媽：我沒幹什麽！

（這時陳媽神色不安，外面的風更緊，忽然一陣脚步聲由遠而近，陳媽入神的聽着，脚步聲好像踏上了台階，在門口停着了，陳媽抖索着站起來，低聲的說：「鬼又來了！」她想叫出來，可是她怕把小姐吵醒，所以用手崇着嘴，一步一步向後退，此時門突然的開了，走進來的却是看祠堂的老胡，）

陳媽：（定一定神）是你！

老胡：（笑嘻嘻地）是的，是我老胡！

陳媽：你把我嚇死了！

老胡：哈哈！我知道，你以爲是鬼來了是不是？哈哈，不要怕，我故意嚇虎你，試試你

的胆子！

陳媽：去你的吧，我的心還跳着呢！

老胡：你們女人們的胆子真是太不濟咯（坐在躺椅上噎，吐出一股酒氣）

陳媽：你又喝酒了？呸！

老胡：（微有醉意）寒冬天的晚上，我是離不開酒的呀！）

陳媽：我就討厭你這股酒氣。

老胡：我可管不了那些，討厭儘管討厭，可是我的酒還是不能不渴，（打噎）陳媽！你想我們這種人，一年四季的給人家看祠堂，要是沒有一壺酒放在跟前，可怎麼活得下去呢。

陳媽：反正你兩盅酒下了肚，話就多了。

老胡：話可不是這麼說，不喝酒還不是照樣的要說嗎！喝酒的確有好處，不但可以消愁解悶，喝醉了還可以嚇那邪鬼。

陳媽：好！好！你不要再提鬼了好不好？

老胡：你聽我說呀！你要是喝了酒，鬼要是遇見你呀！至少要離你三尺遠，不敢靠近你，萬一鬼要是對你撲了過來，你只要鼓足了一口氣，就這樣「噗！」的一吹，就可以把鬼吹出三丈以外，告訴你吧！酒氣可以避鬼的呀！

陳媽：好了！你再不要拿鬼嚇我了。

老胡：可不是！怕鬼有鬼，而且不會喝酒的人遇見了鬼，那可只有讓鬼擺佈了。

陳媽：老胡！你要死了，你再說就讓鬼把你拖去。

老胡：哈哈！你放心，鬼才不會拖我呢！你們沒來的時候，我是一天到晚都跟鬼在一道，什麼大鬼，小鬼，男鬼，女鬼，吊死鬼，淹死鬼，沒頭鬼，冒失鬼我都見過，而且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告訴你吧，他們不會拖我的去處。

陳媽：（哀求道）老胡！老胡！我求你不說了好不好？

老胡：好好！我們不談這個了。（稍停）唉！我問你，天天晚上來的那個鬼，剛才又在院

子裏來回的走着，你聽見了沒有？

陳媽：（胆怯地）沒有！沒有！

老胡：哼！我聽見了，就在我喝酒的時候，那個鬼又在院子裏，「蹋蹋蹉蹉」的走來走去！

陳媽：真的？

老胡：那怎麼會假呢！並且我還招呼他呢。

陳媽：你招呼他？

老胡：可不是，我說：「喂！老兄，進來喝兩杯吧！」停一會果然脚步聲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後來我的門「吱嘖」！一聲就開了，他就「蹋蹋蹉蹉」的走進來，你猜這個鬼是什麼樣？

陳媽：（害怕）我不知道！

老胡：不但你不知道，連我也不知道！

陳媽：那是怎麼回事？

老胡：說也奇怪，只聽見脚步聲，看不見鬼在那兒，後來我說：「你請坐吧！」果然櫈子動了一下，大概鬼就坐下了，我說「您喝酒吧！」果然，酒杯和筷子都「乒乒乓乓！」的動起來了！

陳媽：後來，後來鬼走了沒有？

老胡：喝完了酒，他當然就走了。

陳媽：他到那兒去了呢？

老胡：那我怎麼知道呢？

陳媽：我知道你又在騙我！

老胡：笑話，你不相信，停一會他再來的時候，我叫他進來讓你見識見識！

陳媽：老胡！我求你，我求你，不要叫！不要叫！

老胡：人家都說你不相信嗎？

陳媽：我相信，我相信世上鬼？

老胡：（更低聲）喂！陳媽，你看見過聊齋沒有？

陳媽：沒有！

老胡：嘿！聽說聊齋上的女鬼多得很，又漂亮，又賢慧，比人要好十倍，而且那些女鬼都跟人結了婚，生了孩子，快快活活地過了一輩子！

陳媽：這也是眞的嗎？

老胡：你聽呀！因為有幾天我想女鬼想得太厲害，夜裏睡不着，那天晚上，忽然聽見外面有女人哭的聲音，我就趕忙爬起來，我記得那天晚上月亮特別亮，院子照得如同白天一樣，從窗縫我定睛一看，在院子裏大樹底下，有一個摩登的小姐，穿着花旗袍，高跟鞋，頭髮都是亂蓬蓬的，用手遮着臉，哭得淒淒慘慘的，悲悲切切的，當時我就過去，拉她一把，我說：請不要哭，別哭了，外面冷得很，你到我屋子裏坐坐吧！你說怎麼樣，她果然的站起來，跟我來了，那時候我眞高興，我心裏說，這

一次讓我碰著了，後來當我走到門口的時候，她忽然的回過身去站起來，我說：

「喂！你怎麼不進來呢？」她也不說話，我拉她，她也不動，後來我急了，就將她

[illegible]，呀！」一聲！我定睛一看，我的媽呀！她變得披頭散髮，眼睛向外流血，舌頭

拖了出來，嚇得我回頭就跑，陳媽，從那一次以後，我再也不想跟女鬼親近了。

陳媽：你說的都是鬼話。

老胡：反正信不信由你。

（這時候外面有一陣悽厲的風聲，窗門的紙沙沙作響，陳媽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忽然有一陣女人的嘆息聲傳出來。）

陳媽：（害怕地）你聽？

（接着又是一聲嘆息，老胡站起來，接着有一陣嗄咽的哭泣聲。）

老胡：哦！（坐下）不要怕，是你小姐在房裏作怪。

陳媽：可不是！嚇了我一跳，我以爲那個女鬼真來了呢！

老胡：哈哈！你眞是個怕死鬼！
陳媽：小聲些，別把小姐吵醒了！
老胡：唉！說眞的，我見了大小姐，眞比見了女鬼還可怕，眼睛直瞪瞪的看着人，一會哭，一會叫，唉！大小姐到底怎麽瘋了的呢？
陳媽：唉！說起來話長了！
老胡：我看一定是什麽鬼附在她身上了。
陳媽：嗯！可不是陰曹地府的鬼。
老胡：那是什麽鬼？
陳媽：是日本鬼！
老胡：到底是怎麽回事呢？
陳媽：我們小姐在南京的時候，是在一個女洋學堂裏唸書，南京失守了，小姐就藏在一家洋醫院裏，有一天，日本鬼子就把大卡車開到醫院門口把裏面所有的小姐大姑

娘，都搬上了卡車，裝到日本兵營裏去了，大小姐當然也在內了！

老胡：裝去幹什麼呢？

陳媽：你想，那還有好事嗎！還不是讓他們糟塌！

老胡：後來呢？

陳媽：後來經外國人交涉，在第二天早上，又用卡車送回來了，大小姐回來之後就瘋了，在醫院裏住了兩個多禮拜也不見好，後來老爺得到了信，就托人接到這兒來了。

老胡：說起來老太爺眞夠可憐的了，在從前他老人家在南京城裏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財主，想不到現在弄到這步田地。

陳媽：大小姐從前還不是一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嗎？可是自從瘋了以後，一天不如一天，瘦得像個鬼似的，眞可憐！

老胡：你跟她睡在一道，你不怕嗎？

陳媽：從前到怕，後來弄慣了，也就不怕了。

老胡：沒聽說，老太爺什麼時候才回南京去呢？

陳媽：他說鬼子一天不走，他就一天不回去。

老胡：那個姓周的不是常來找老太爺嗎？聽說他是個大漢奸，想拖老太爺到南京去做維持會的會長是嗎？

陳媽：是呀！老太爺煩死了，見了他就生氣，可是那個姓周的，死不要臉！罵了他還要來。

老胡：當然，沒有這個本領怎麼能當漢奸呢！

陳媽：老太爺說，他那兒都不去，他老人家除了希望小姐的病早點好了之外，就一心一意的，盼望着少爺回來！

老胡：少爺究竟到那兒去了呢？

陳媽：誰知道呢？聽說在南京失守之後，他還在南京沒有退出來，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下

聲（門外有腳步聲）

陳媽：老胡！你聽！腳步聲又過來了？

老胡：（半聲）可不是！（也有些怕）這一次大概是真的鬼來了。

（腳步聲漸漸迫近，陳媽老胡都嚇得向後退，寒風打着窗門上的紙沙沙作響，陳媽尖叫一聲，把臉蒙起來，老胡匍向桌子底下鑽，這時候右邊的房門開了，一個年過花甲面目瘦黑鬚髮斑白的老人走了出來。）

楊慕齋：你們在幹什麼？

老胡：（狼狽地）哦！老太爺！我跟陳媽在這兒談天，沒有幹什麼！

慕齋：大門關了沒有？晚了！

老胡：關了！早就關了！

慕齋：到外面去看看去，我叫你的時候再進來！

老胡：是！是！（有些膽怯）我……我這就出去。

（林坐躺椅上，陳媽倒茶）

陳媽：老太爺！天不早了，您該睡了！

墨齋：這幾天精神不好，晚上總是睡不着。

陳媽：您這幾天睡得太晚了。

墨齋：喝！心裏亂得很，起來走走比睡着還要舒服些。

陳媽：您年紀大了，什麼事還是往開裏想吧，別老放在心上。

墨齋：（停）小姐睡了嗎？

陳媽：睡了

墨齋：沒有鬧嗎！

陳媽：沒有。

墨齋：你看小姐是不是一天一天的瘦了？

陳媽：唔……（故意遮掩）我却看不出來！

墨齋：我看她的價值也一天天的減少了。

陳媽：嗯……不過有時也還吃得。

墨齋：陳媽！多少年來，我都沒有把你當外人看待，我知道，你對我們也忠心，如今小姐弄到這步田地，你要小心的照料她，最好能夠把她當做你自己的親生女兒看待。

陳媽：老太爺！您說的那兒話！

墨齋：（黯然淚下）若蘭，小的時候就沒有母親，一向跟着我很大的，沒有母親的孩子，已經夠苦的了，想不到如今又弄到這步田地，唉！這個孩子的命運太壞了。

陳媽：您別太難過了，還是往開裏想吧！

墨齋：（突然地）陳媽，你看小姐的病會不會好？

陳媽：（安慰的口氣）也許會好的。

墨齋：我也是這樣想，神經上的病，總有方法可以治好。

陳媽：也許會一天一天的好起來。

墨齋：（感傷）要是在南京的話，小姐的病也許會好得快。

陳媽：是呀！那兒的大醫院多得很，什麼都方便。

墨齋：唉！現在怎麼能回得去呢？

陳媽：只要您老人家想回去，還不是可以回去。

墨齋：（決然地）就是能回去我也不回去！

陳媽：那是為什麼呢？

墨齋：你不知道南京被日本鬼子佔了嗎？要回去只有當漢奸，那我死也不幹。

陳媽：哦！難怪他們三番五次請老爺進京，老爺不去呢！

墨齋：我要是想回去，那末根本就不會到這兒來，既然逃了出來，我是死也不回去。

陳媽：噯！南京被鬼子佔了，快有兩年多了！

墨齋：嗯！我想將來總有回去的一天。

陳媽：我忘了問您了，那位常來的周先生，他跟您怎麼認的？

墨齋：管他怎麼說的，他說上天還是不回去。

陳媽：聽說他是個大漢奸，是嗎？

墨齋：一點也不假！

陳媽：他從前不是很聽您的話嗎？

墨齋：他用得着我的時候，當然肯聽我的話。現在日本鬼子來了，他倒要我聽他的話了。

陳媽：您過去就不應該理他。

墨齋：我很後悔，我不應該提拔一個沒有信義出賣祖宗的漢奸。

陳媽：他還有臉來看您。

墨齋：我們中國就讓這班無恥無賴不要臉的畜牲弄壞了。

（這時門外有脚步聲）

陳媽：老太爺，您聽！院子裏又有人在走路。

墨齋：（聽）嗯！嗯！

陳媽：老太爺，我每天夜裏都聽見院子裏有脚步聲。

墨齋：我也常常聽見。

陳媽：究竟不知是人是鬼。

墨齋：也不是人，也不是鬼，大概這個祠堂年代久了，恐怕是狐狸在作怪。

陳媽：（可憐地）嗐！差不多每天夜裏都睡不着覺，並且做了許多可怕的夢。

墨齋：可不是，不是你提起我倒忘了，昨天晚上我夢見少爺回來了。

陳媽：哦！

墨齋：他還和從前一樣的健壯，不過臉上略有點風塵。

陳媽：他同你說話了沒有？

墨齋：說也奇怪，我還沒有問他，他劈頭就對我說，他已經結了婚了，並且有了孩子。

陳媽：哦！這真是好徵兆，說不定是真事呢。少爺快三十歲的人了，早該結婚了，並且您這種年紀，也該抱孫子了。

曇蘋：可是要太短了，那糊裏胡塗的就完了。

（這時候房門突然「吱呀！」一聲地開了，瘋女林若蘭出現在門前，像一陣陰風捲來一個女鬼，蒼白的臉，散亂的長髮披在肩上，穿條灰色的旗袍，裹着瘦削的身材，像布袋包着一個枯樹枝，她胸前的紐扣是打開的，袖子捲起來的，踏着一雙拖鞋，眼睛無目的的凝視着，她呆立在門前約有半分點，才被人發現，）

陳媽：呀！小姐！（跑過去）你，你，你怎麼跑出來了？

（她絲毫沒有表示）

曇蘋：（走近）若蘭！

陳媽：（拖她）外面冷得很，進去吧小姐，小姐進去吧！

若蘭：（掙扎）我不！我不！我不進去，我死也不進去！

陳媽：外面冷得很，還是到裏面躺着吧！

若蘭：我知道，（慘哭）我知道！你們又要糟塌我，又要剝我的衣服，我知道，我知

道！

陳媽：（焦急地）小姐！你又胡說了，你看我是誰？

若蘭：你是第三個！不，你是第四個，（掙扎）你放手，你放手，你不要抱着我，你不要壓着我呀！你放手！我要穿衣服！

墨齋：（急步走過去）若蘭！若蘭！

若蘭：啊！

墨齋：（慢然地）若蘭，爸爸在這兒，你不認識我嗎？

若蘭：（仔細地看着）

墨齋：爸爸都不認識了嗎？

若蘭：（猛然地推開墨齋，失聲大哭）你們八個人，你們八個人呀！

（二人扶若蘭到躺椅上）

墨齋：陳媽！倒杯開水來。

（陳媽倒開水，若蘭慢慢地醒過來）

陳媽：小姐！小姐！

墨齋：若蘭！你連爸爸都不認識了嗎？這兒不是南京，這兒是我們的祠堂，我們已經逃出來了，你不知道嗎？

（若蘭點頭好像恢復常態）

陳媽：小姐！這是老太爺，你怎麽不認識了！（若蘭點頭）我是陳媽！天天服侍你的陳媽！你不認識我嗎？（若蘭點頭）

墨齋：（對陳媽）陳媽！小姐好像清醒得多了！

陳媽：唔！有時候她像好人似的，可是她一句話也不說！老是一個人呆着不動！

墨齋：（黯然）若蘭：你怎麽不跟爸爸說話呀？（若蘭依然呆呆地看着他）爲什麽老是看着我，難道你還不認識我嗎？不要發呆！孩子！有什麽話，儘管跟爸爸說！（停）你身上冷不冷（她搖頭）肚子餓不餓（她搖頭）孩子，你累了吧！進來睡覺了吧！

若蘭：（他拉着她的手，她猛然地把手縮回，恐懼地蒙着臉，失聲的哭起來）你們八個人呀！

墨齋：陳媽！小姐的病好像又發了呀！（凄然淚下）

陳媽：小姐！到房裏去吧！外面有風！

若蘭：（指着墨齋）你們把我拖上汽車，你們把我關在房子裏，你們剝了我的衣服，你們抱着我，壓我！親我！打我！唷！你們八個人呀！（突然恐懼地看着他們，哇的一聲，向門外狂奔）

陳媽：（追過去）小姐！小姐

若蘭：你們不要拖我，我要穿衣服，我要穿衣服！

墨齋：陳媽，小姐病得厲害，快帮她到房裏去。

若蘭：你們八個人！你們八個人呀！

（若蘭一面叫着，被陳媽攙扶着走到房裏去。）

（老人走到房門前，靜靜地聽着，直到房裏的聲音停止，才慢慢的轉回來，悽楚的痛苦的，他一步一步的走到火盆前面，他的心也像火似的燃燒起來，他的臉漸漸凝成了憤怒。）

墨齋：這個仇！我們總有一天要報的。

（這時候老胡從外面走進來）

老胡：老太爺，那位周幹臣先生，他又來了，在門外要見您。

墨齋：你告訴他我睡了。

老胡：可是，老太爺，他說有要緊的事，他一定要見老太爺。

墨齋：不要嚕囌，就說我有病，不能見客。

老胡：是！老爺！

（墨齋想走回房間，這時周幹臣推門上場）

周幹臣：啊！老太爺！我知道您還沒有睡，我來得太巧了。

墨齋：（回過身來，不屑地）唔！周先生，我沒有請你就進來了。

幹臣：（奸笑）笑話，老太爺，我周幹臣在府上是常來常往，還用得着你請嗎？

墨齋：（不屑地）好吧！那你就請坐吧！

幹臣：老太爺！您還是躺下吧！

墨齋：（當周坐定之後）周先生，今天晚上我實在對不起，因爲近來身體不好，我想到牀上躺一躺。（向老胡）老胡，給周先生倒杯茶來。

老胡：是！老爺！（老胡倒了一杯茶放在周的面前）

幹臣：老太爺！我看……

墨齋：（向胡）哦！老胡你在這兒陪周先生談談，（向周）對不起，周先生，我去躺躺，停一會兒再來陪你。（說着拔步便走）

幹臣：（急忙站起來攔住墨齋）老太爺，老太爺，請您稍爲留一下，我只要跟您談幾句話，我的確有……

墨齋：（接着說）要緊的事！是嗎？

幹臣：老太爺！您猜得對，您想要是沒有要緊的事，夜半更深我何必到府來打攪呢？

墨齋：（大笑）哈哈！你所謂要緊的事我都知道，反正是一句話，請我出山。

幹臣：是的，老太爺，話總是一句，不過……

墨齋：（阻止）不過我的答復也是一句，就是死也不幹！（想走）

幹臣：老太爺！您先別動氣，今天晚上的情形，的確是不比從前。

墨齋：唔！今天晚上的風很大！

幹臣：老太爺！您別以為我說的是假話。剛才我接到南京日本特務機關一個緊急的命令，（取出來）我已經把他帶來了，您先坐下，讓我念給您聽！

墨齋：（半響）好吧！（走到躺椅上睡下）您念吧！

幹臣：（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老太爺，我何嘗願意來麻煩您呢？要不是他們逼着我，我何嘗願意夜半深更到這兒來打攪呢？

墨齋：你念吧！你念吧！

幹臣：（剛要念又停住）您聽了這封信，就知道：這絕不是我周幹臣跟您搗亂；我的確被他們逼得沒有辦法。

墨齋：（憤怒地，吐了一口氣，長嘆一口氣，不想走。）

幹臣：（慌忙地）老太爺，我這就念，請您聽着，「查該縣士紳林墨齋，隱居鄉間，久圖謀不軌，據最近密報，有勾結游擊隊之嫌疑，在接得命令後，速捕該林墨齋來京就維持會會長一職，如稍有抗命，即行……

墨齋：（念下去！）

幹臣：即行拿捕，解京法辦。大日本南京特務機關長吉田手令」老太爺，這就是吉田機關長剛才派人送來的。

墨齋：唔！

幹臣：老太爺！您說，這件事叫我怎麼辦呢？

墨齋：你自已覺得應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好了！

幹臣：事情既然到了這一步，我覺得老太爺，應該考慮一下。

墨齋：我沒有什麼考慮的，還是一句話，死也不幹！

幹臣：那叫我怎麼交代呢？

墨齋：「即行拿捕，解京法辦」，這還不是最好的辦法嗎？

幹臣：那……那樣做，我怎麼能夠呢？在過去我周幹臣，也受過您老人家的提拔。

墨齋：哈哈！你記得過去，還算不錯。

幹臣：那我怎麼會忘記呢？不過！

墨齋：不過，現在有日本主子給你撐腰，用不着我了是不是？

幹臣：那是天曉得，您老人家的天恩大德，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墨齋：那末！如今你幫助日本主子逼我的命，難道這就是你報我的恩嗎？

幹臣：老太爺！都是人家逼着你的。

墨齋：（反話）哦！我知道，都是人家逼着你的。

幹臣：您老人家既然知道，那就……

墨齋：不過，日本人為什麽看上了你呢？我還要問你，你不當漢奸難道會餓死嗎？

幹臣：（冷笑）老太爺！您不要出口傷人，我周幹臣，三番五次的跟你商量，我總算對得起您老人家。

幹臣：哈哈哈！我謝謝你的好意。

墨齋：俗說說得好「識時務者為俊傑！」老太爺！做人還是放聰明點好！

墨齋：嗯！是的，我們中國之所以到這步田地，就是因為像你這樣的聰明人太多了。

幹臣：還是一味固執的話！

墨齋：怎麼樣！

幹臣：老太爺！不要把人家逼得太厲害了。

墨齋：哦！原來是我逼你的？

幹臣：看看自己，也得想想人家！

墨齋：不錯！我看過我自己，我知道我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且我的祖先也是中國人，如今我的家鄉讓日本鬼子佔了，我的女兒瘋了，我的兒子沒有了下落，我們老父弱女，為了活命，跑到這兒來避難，可是你們還不放鬆我，三番五次的來驅我，逼我，欺負我，威嚇我，要我跟你們當漢奸，哼！周幹臣，你摸着你的良心想一想，你忘了你是吃誰的飯長大的嗎？

幹臣：（冷笑）老太爺！你何必生氣呢？

墨齋：（厲其面）哼！我跟你生氣，你不配！我氣我林墨齋瞎了眼，昏了頭，看錯了人。

幹臣：老先生，事情不是罵罵就可以解決了的。（墨齋上前一步，似乎有所表示，這時候房子裏忽然傳出一陣淒厲的叫聲。）

陳媽：小姐！小姐！你不要出去，不要出去。

若蘭：不！不！你不要招我，我要出去，我要出去。

陳媽：小姐，您衣服都脫了，不要出去，外面冷得很。小姐！聽我的話。

若蘭：不！不！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哭）你們欺負我，你們把我的衣服剝了，你們抱着我，你們壓得我喘不過氣來，不！不！我要出去！我要出去！

陳媽：小姐！你沒有穿衣服，外面冷得很！

若蘭：（聲嘶力竭）哦！你們八個人！你們八個人啦！……

陳媽：小姐！你醒醒，你看！我是陳媽？你不認識我吧！

若蘭：我認識你，我認識你，你是漢奸！你帶着兵，到我們樓上，你把我們拖上卡車，你把我們送去的，也是你把我們送回來的，我認識你，我認識你。

陳媽：小姐！你醒醒，我是陳媽！我是陳媽！

若蘭：你們八個人，你們八個人啦！（聲音漸漸微弱）

懸濟：（老人淒然淚下，痛心地）你們這羣畜牲，你們這羣野獸，把我們弄得家破人亡，你們專欺負不能抵抗的老弱婦女，我的女兒瘋了，我的兒子沒有下落，你們都

是強盜呀！強盜呀！

幹臣：老太爺！你忘了你是上了年紀的人了！

墨齋：哼！只要我林墨齋還有一口氣，我死也不會干休！

幹臣：（長嘆了一口氣，好像是感慨系之）

墨齋：有一天就是我死了，還有我的兒子，只要林家不絕後，這個仇總是要報的。

幹臣：老太爺！不是您提起來，我眞忘了告訴您呢！關於您的少爺的情形，我到曉得一點！

墨齋：哦！

幹臣：您先平平氣，我不防告訴您一點！讓您也好放心！

墨齋：我希望你快說！

幹臣：這個消息，是我從可靠方面聽來的，據說當日本兵進南京城的第二天，您的少爺林卓民還在難民區裏活動，據說是替難民服務，也就是因爲這一點，所以被日本的

憲兵抓了去，唉！這就叫做多事有事，他要是聰明一點，早跟我打個招呼，也許就不會落網的。

墨齋：（不耐煩）後來呢？後來呢？

幹臣：後來據說抓去之後，只問了三言兩句，就被解到新街口的廣場上去了，據說那一批一共有三百多人。

墨齋：哦！

幹臣：當時他們三百多人都被扣在一起，身上都被澆上了煤油，四面架起了柴火，（停）老太爺！下面的情形，那我就不必說了！

墨齋：（老人的嘴在動，想說又說不出似的，他渾身都在戰慄着，眼睛凝視着前方）

幹臣：（停）老太爺！您不必難過，（故意似的）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據說在烈火中，都也有逃出來的，並且有人看見一個渾身帶着火的人，從新街口穿過黃泥崗向北飛跑，並且有人認識這個人就是您的少爺林卓民。

羅漢：（撫摸着）後來呢？

幹臣：後來據說有一輛救護車經過那兒，林卓民就被送到一家外國醫院裏去了，可是一星期之後，有人去調查，醫院的人說已經出院了！

墨齋：現在究竟在那兒呢？

幹臣：那我可就不知道了，不過據日本特務機關的調查，說紫金山一帶的游擊區裏，有一個年靑的首領，據說就是從火場裏逃出來的人，是不是林卓民呢？現在還不得而知。

墨齋：唔！我希望我的兒子能夠健在。

幹臣：就是因爲這一點，所以吉田機關長對您老人家很不放心，他怕您號召四鄉的鄉民起來造反，所以他五次三番的請您出山，實在是有原因的。

墨齋：請你以後別再跟我提起「出山」這兩個字！

幹臣：老太爺！我當然不願意提，不過他們逼着要我提，而且他們要今天晚上來一個最

後決定，不然的話……。

墨齋：你的意思……

幹臣：在萬不得已的時候，爲了我自己的性命，那我只好……

墨齋：卽行拿捕！解京法辦！是不是？

幹臣：拿捕我不敢說，法辦也做不到，假如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我只好陪着您去和吉田機關長直接交涉。

墨齋：你眞打算這樣做嗎？

幹臣：（有機可乘）嗯！我周幹臣說得到就做得到！

墨齋：不能緩幾天嗎？（故示輭弱）

幹臣：（強硬）一天也不能緩！

墨齋：那末今天晚上就要去嘍！

幹臣：最好是馬上動身！

墨齋：好吧！馬上翻身！（舉棍就打）馬上翻身！馬上翻身！

屏臣：（反手將墨齋推倒）你這個老傢伙！真是不識抬舉！（冷笑）哼！（取手槍）你要是活膩了想死，那很容易！——

（墨齋正在掙扎，這時從門縫裏伸出一隻手來，手裏拿着槍，在這剎那間，「砰！」的一聲槍響，周幹臣「哎呀！！」一聲倒地！）

墨齋：（顫聲）（站起來）誰！

聲音：是我！爸爸！

墨齋：你是！你是卓民嗎？

聲音：是的，我是你的兒子卓民回來了！

墨齋：你為什麼不進來？

聲音：我怕您老人家看見我難過！

墨齋：為什麼？

翠香：因為你的兒子是被日本鬼子用烈火燒過的人！

墨齋：（自語）啊！那末聽是聾的了！

翠香：爸爸！從我逃出南京之後，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常常到這兒來看您！

墨齋：哦！每天晚上外面的腳步聲原來就是你！

翠香：是的！爸爸！

墨齋：（帶顫）卓民！你是我的兒子，你是我的骨肉！不管烈火把你燒的怎麼樣，我也要見你一面！

（門慢慢的拉開了！一個焦頭爛額形似魔鬼的人，一步一步的走近老人。）

墨齋：（痛心地）卓民！

林卓民：爸爸！（跪倒在老人的足下）



宣撫班

石流

宣撫班

人物

三和尚　十四五歲，游擊隊小隊員。

牛珠子　十三歲，廣五的兒子。

馬五娘　牛珠子的媽，勢利，貪得小利的女人。

廣五　馬五娘的丈夫，中年農民，游擊隊員。

兔子媽媽　小孩奶奶。

劉三疤子　宣撫班的嚮導。

大島本雄　日本兵。

李大爹　老農六十多歲。

岡田發三　宣撫班長。

小老奶，爲日軍抓差之苦力，五十餘歲。」

宣撫班員四五人。

鄉民們。

游擊隊。

鄉村中任何一塊地方，後面是一排樹林，年代已久，樹木都相當高大，枝杈密佈，交錯成一道稠厚的網，好個藏身的所在！林中有一條草徑引向隱深處；舞台右旁——以演員爲標準——有一個大草堆；台左是通衢大道，道旁有指路牌與傾倒的電線桿，由林木中隱約可以見到幾座茅屋。

穆啓三和尙躺在草堆旁假寐，嘴里哼着鄉間的民歌，但字句是修改過的，比方：

「五月里梔子花開在心中黃，團結起來去抗戰，保衛我家鄉，咿呀呀得外得外，保衛我家鄉。

六月里，小荷花，遍地綠蔭蔭，山中發動游擊戰，打死日本人，咿呀呀得外得

外，打死日本人」——

——十二月花名

他愈唱愈低也愈模糊，終歸寂然。

牛珠子帶着一個過年玩的鬼臉子騎着竹竿連蹦帶跳的由林中出來，嘴裏叫着：

「馬兒跑，馬兒跳，馬兒不喫草……」

威風凜凜，可是一看，三和尚睡在那兒，他就立刻下馬，摘下一根稻草，躡手躡腳，走到三和尚跟前，用稻草刺他的鼻孔，三和尚忍不住打了一個噴嚏，牛珠子倒反嚇了一跳，大聲笑起來，急忙躲到草堆後面，三和尚發地站起——

三和尚　哪一個？媽媽的是你嗎，牛珠子（說着就跑過去追牛珠子，牛珠子一面笑，一面就繞着草堆逃）看你往那兒溜？（牛珠子一不小心摔倒在地下，三和尚正趕來要騎在他背上當馬騎　忽然遠處隱約有鑼聲，三和尚楞住了，停了一會，由牛珠子身上站起來，向遠處看，可是看不見什麼！于是又爬上草堆，兩手遮在額前向遠方巡

覷，還是看不淸！——）媽媽的，什麼玩意兒？

牛珠子　（他也呆住了，莫明其妙的看着三和尙）什麼呀，你看和尙哥哥！

三和尙　等一會兒，（說着就從草堆上跳下，爬上山石鑾體像是近了些，他望着遠處）。

牛珠子，聽錄！

牛珠子　前莊上觀音娘娘出會，你看見什麼？

三和尙　不是出會，是日本鬼子哩！

牛珠子　日本鬼子出會啊？

三和尙　（沒有睬他，就很敏捷的滑下來，往林子里跑，可是牛珠子一把拖住他的衣服）哎哎！放下來！

牛珠子　不放！我要你跟我玩！！

三和尙　有日本鬼子來了！，我要去告訴你爸爸去，讓後山里的大人們來打！

牛珠子　不，不，日本鬼子來出會，不打！

三和尚　我告訴你爸爹去，你放不放！

牛珠子　偏不，我不怕！我要你跟我玩。

三和尚　（想辦法）好好，跟你玩！玩什麼呢？——躲迷迷（捉迷藏）好不好？

牛珠子　好！就躲一個迷迷。

三和尚　你做瞎子。

牛珠子　我不！

三和尚　（聰明來了）好，我做瞎子我就做瞎子好吧！

牛珠子　（笑了）好了！你把臉蒙起來，不許看呀！

三和尚　我看，就叫我瞎眼睛，你快躲吧！

牛珠子　（走到三和尚面前試驗他偷看了沒有，沒有，放心了，輕手輕腳走到林子里）還沒有好哩，還沒有好哩，（覺得林子里不妥當，又走出來，輕手輕腳走到草堆旁邊把草扯着往身上蓋，一面說）快好了！

三和尚　好了沒有？（沒有應聲，他兩手一鬆，四周一看，知道牛珠子躲在那里，故意從他身旁走過，笑了笑，于是一溜烟跑進了樹林。）

（牛珠子躲在草堆沒有動，稍停，林子里有婦人的聲音，叫着牛珠子！牛珠子！漸漸漸地近了，終于出了林子，是牛珠子的媽馬五娘）

馬五娘　（腋下夾着一件叉破又髒的衣服，手上拿着針線）牛珠子，牛珠子，家來穿衣服啦！（見無應聲）這個小討債鬼不曉得又死到那兒去了！（四周看看沒有一個人影子，于是嘮嘮叨叨的）這個死孩子，把人都磨折死了，給日本鬼子逃了去，我才稱心哩，小討債鬼，（說着就一屁股坐在牛珠子躲的草堆上，剛剛坐下，牛珠子可在草堆裏大叫起來，馬五娘嚇得站不住跌在一邊，牛珠子從草堆里滾了出來，哭喪着臉一看是媽媽——）

牛珠子　（大聲嚷着哭着撒嬌）啊唷，啊唷！

馬五娘　你這死鬼，什麼地方不能挺屍（睡覺的罵人話，）鑽到這里面來！（又關心地）

死鬼，來啵，坐在那兒啦？

牛珠子　這兒，大腿上，（又撒嬌的哭起來。）

馬五娘　活該，那個叫你睡到這鬼地方，來我給你揉揉！

牛珠子　（坐在地下，把大腿支出來）我在這兒跟三和尚躲迷迷的。

馬五娘　三和尚，三和尚找你老子去了，剛才在樹林子里我碰到他。

牛珠子　啊！媽媽的，這個小雜種又哄我跑了！

馬五娘　不要隨嘴罵人，人家三和尚比你大了才兩三歲，可是人家比你多能幹？

牛珠子　他會什麼啦？

馬五娘　會什麼？人家才十四歲，就幫他爹爹下田了，你呢？會個屁！」

牛珠子　人放牛就不說啦！

馬五娘　（笑起來）死不要臉，放牛就算本事哪！討債鬼，一點也不曉得爭氣！現在日本鬼子來了，人家三和尚就幫着大人打仗，瞧你，吃飽了飯，滿世界亂跑，沒出

息，一輩子也不要想出頭，人家三和尚誰不誇獎他。

牛咪子　（嘮着嘴，牢騷）好，明兒我也到後山當——當什麼遊什麼的隊去——

馬五娘　（大驚）啊呀！不能，你那個死鬼老子已經去了，你這小鬼還要去，去送你的狗命，遊擊隊幹了沒有好處的，要拿性命拚哪。

牛咪子　你說我沒有用嗎！

馬五娘　有用，有用！唉——淘氣精！

（林里有脚步聲，三和尚引着賓五出來，）

賓五　在什麼地方？

三和尚　就在那頭大路上。

賓五　你在那兒看到的？

三和尚　先在草堆上，看不見，才爬到石頭上，有好幾個哩！

賓五　是嗎？

三和尚　唔，一個人打着一根黃旗子，還有一個挑着一付担子。
厲五　噢，他媽的，不曉得又在那兒搶來的！
三和尚　厲五爺跑上去看看。
厲五　好，（說着就爬上山石）啊，他媽的是有好幾個，看樣子是往咱們這兒來的。
馬五娘　（已等了多時）我說牛珠子他爸爸，又是什麼玩兒？
厲五　別囉嗦，快帶孩子回去！
馬五娘　你說說究竟怎麼回事，是有日本兵嗎？
牛珠子　好，三和尚，（一把揪住他）你做瞎子跑了，我跟你算賬，你賠你賠。
三和尚　我賠什麼呢？你要？
牛珠子　不行，不行我要你賠，你賠嘛！
厲五　（跳下岩來，打他一個大巴掌）鬧什麼？賠，賠你個屁，跟你媽回去（牛珠子哇的大哭了起來，連忙跑去抱住他媽的大腿。）

馬五娘　（撫兒子被打的頭，埋怨丈夫）你看你！

廣五　（不理她）哎，三和尚，你趕快到後山去一趟，去叫山上的弟兄們收拾收拾，你告訴小蒼龍就行了，叫他命令弟兄們埋伏在山脚下淺溝里，跟林子里，聽我的信號一放，就一齊圍上來，看見鬼子就宰了，看見他媽的漢奸就逮活的！……

三和尚　信號來什麼？

廣五　弄慣了的，小蒼龍他們曉得！

三和尚　還是放三槍？

廣五　對，三聲槍，你快去吧！

三和尚　唔！（跑下，還對牛珠子做了個鬼臉。）

馬五娘　淘氣精不要哭了！（撫撫牛珠子，又轉身對廣五。）哎，我說究竟怎麼回事？有鬼子嗎？

廣五　唔。

馬五娘　是往咱們這兒來的嗎？

廣五　唔！你帶孩子回去吧，不要回頭又大驚小怪的！

馬五娘　牛珠子，我們回去吧（牽着牛珠子的手剛要走，又停下。）哎，我說你又叫三
　　和尚到後山去找——

廣五　你別管，鬼子來，就讓他們白來？

馬五娘　怎麼？又要開火嗎？

廣五　（反問）等着他先來宰掉你？

馬五娘．不是這麼說，老五，你以後不要跟後山那班人打伙了！

廣五　幹嗎？

馬五娘　鬼子最恨游擊隊什麼的，給鬼子逮了去——

廣五　怕他遠就不當游擊隊了！

馬五娘　咱們一家就靠你種地吃飯，你要是——咱們娘兒倆怎麼辦？

廣五　不跟鬼子幹就更沒有飯吃！

馬五娘　不，成天弄得人提心吊胆的，覺都睡不踏實！

廣五　哼！哼！

馬五娘　人急得要死，你還笑！明兒起，我不讓你去！我們不去惹鬼子，鬼子不會發瘋來找我們的！

廣五　是嗎？我們村子誰惹了他，他幹嗎又來找我們呢？

馬五娘　這個……這個……

廣五　別這個這個了，鬼子是不跟你講理的。還是帶着孩子回去吧！

馬五娘　不，不成，我們娘兒倆個離不了你，你別再去後山了，……

廣五　不曉得胡說些什麼？

馬五娘　不然咱們就搬到別處去！

廣五　搬家，做夢？我我沒有本事再多弄到幾畝地種，再說現在那兒好搬，除非鑽地

洞——

馬五娘 （另外想起一件事）哎，聽說近來鬼子比以前好多了，說有什麼班的；專門送東西給老百姓，還有錢都是嶄新的花票子，老五，你別去後山吧，好好在家裏種地，——小日本人還可以常送點東西。——

廣五 （厭煩）做夢，日本人是你孫子，不要孝敬你嗎？日本人的東西是好拿的！去，去吧——

馬五娘 老五，你答應——

廣五 （急了）叫你去，老子還有事！

馬五娘 （忍氣吞聲，帶着看傻了的牛珠子走下，可是嘴里還嘟嚷着。）走！死家去——

——你死又不是我死——

（這兒，廣五連忙又跳上了草堆向前眺望，鑼聲又近了些。廣五從懷里掏出手槍，看一看，低語着，媽的，你來吧，於是又把槍揣入懷里，躺下。

（突然樹林里有馬五娘倉皇的聲音問着：

「兔子媽媽，什麼事，你跑什麼？」

廣五連忙翻身坐起接着就聽見雜亂的腳步聲，兔子媽媽跑在前頭，馬五娘跟着，牛

牛蹀子也追在後面直叫媽！廣五跳下草堆擋住他們。）

廣五　兔子媽，怎麼回事？

馬五娘　你說呀！跑什麼？

兔子媽　（喘息着）後面有人！

馬五娘　哪一個哪一個殺千刀的？

兔子媽　李三麼子——

馬五娘　這死不掉的怎麼又回來了？

廣五　哼！我看他是沒有被打夠，可是他嗎？

兔子媽　還有，還有一個鬼子！

牛珠子　媽媽的又是日本鬼子！

馬五娘　鬼子，啊，牛珠子，老五，趕快回家去！

牛珠子　我不──

馬五娘　討債鬼！走！（轉身向兔）兔子媽！你趕快也走吧！

兔子媽　我，我往那兒去呢？（跑下）

賡五　兔子──

馬五娘　你叫她幹嗎？

賡五　前面有鬼子，他還是逃不了的！

馬五娘　啊呀，那趕快叫她回來！兔子媽，兔子媽。

賡五　跑遠了，瞧不見的。

（林中又有腳步聲，出來的是劉三麻子，一看賡五在道兒，一楞，然而也只好硬着頭皮走上來。）

劉三麻子　廣五，你在這兒！

廣五　唔！（稍停）想不到三麻子你又回來了！

劉三麻子　回來看看總該可以吧！

廣五　當然可以，現在大局變了！

劉三麻子　廣五，你真是個明白人。

廣五　我明白得很哩！

馬五娘　老五，你——

廣五　幹嗎？還怕別人把我吃了嗎？

馬五娘　不是……

廣五　牛孩子跟你媽回去。

劉三麻子　對不住，改日見！（想走）

廣五　慢點兒。我說三麻子，你忙着幹什麼？

劉三麻子　不幹嗎給日本皇軍做點小差事！

廣五　你剛才跑着幹什麼？

劉三麻子　也沒有什麼！一個皇軍看上了小寡婦兔子媽，叫我跟他們說合說合。

廣五　放屁！三麻子，你忘了兩月前被吊在樹上打的事了吧！

馬五娘　老五！

廣五　你別管！你的傷又復原了吧！

劉三麻子　哼！哼！廣五，我不會忘記你們給我的好處！（冷笑）那時候天下是你們的！當然隨你們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忽然變爲兇狠）可是現在，哼！天下——

廣五　天下是你的了！是不是？

劉三麻子　不敢，不敢，現在天下雖不是我的，可是也有小兄弟的一份兒，以前小兄弟是隨便你們的擺佈，可是現在，哼，小兄弟就可以隨意擺佈你們！我不會忘記你們給我的好處的！

龐五　你敢！

劉三麻子　我就敢！咱們看吧！

馬五娘　哪呀！老五，你聽句話好不好？三麻子，你有事請作事去吧，不要跟他計較，你知道他的狗熊脾氣！

龐五　麼你的什麼話！

劉三麻子　（冷笑）哼！哼！哼！哼！

（林中又有奔跑聲大島本雄由林子里跑出來，看見他們在這兒立刻停住了，指着劉三麻子就罵。）

大島　八個牙路，追，叫你追！

劉三麻子　（立刻換了一副面容）跑遠了，（指左邊。）

（大路上有嘈雜的脚步聲，有婦人的哭泣。）

大島　遠了？再追！

劉三麻子　是（就要跑下。）

（大島轉身注意了馬五娘，猶笑着一步一步逼近，馬五娘嚇得往後退，小禿子更是嚇得不敢出聲；廣五護着她。）

大島　（止住劉三麻子）站住！不去，她也好！（命令廣五）站開！

劉三麻子　（見廣五不理）廣五，我看你還是漂亮一點兒吧！

廣五　放屁！小心你的狗命！（要從懷里掏槍！——）

（從大路上嘈雜聲更近，李大爹領着宣撫班長岡田澤三日本兵五六人上。其中有一個手里拿着一面寫着「宣撫班」的小旗子，一個手里拿着一架照相機和三脚架。李大爹扶着兔子媽，再後是小老炳沉重地挑着一付兩個大木箱，衆人擁着進來。）

（這兒劉三麻子連忙用手拉拉大島，暗示他長官來了；大島甩開他的手轉過身來就要踢他；正好看見岡田他們進來，連忙收住。

（馬五娘拉着丈夫想下去，可是廣五不理她，站在那兒手揣在懷里。馬五娘直着急。

（兔子媽哭着，李大爹扶着她，岡田皮笑肉不笑的跟着。）

李大爹　啊！三麻子，你，你又回來了。

三麻子　（看見他跟日本人在一道，莫明其妙，可是又不敢得罪。）是的，大爹，特地回來看看您大爹，還有跟皇軍做點小差事。

李大爹　噢！看看我倒用不着，（轉身向兔子媽）兔子媽，你說，究竟是怎麼回事？

岡田　女人，不要哭！講講怎麼的？

李大爹　你說給這個長官聽聽，不要怕，說剛才。

兔子媽　還有什麼可說的，大爹，三麻子領着那個——（指大島）那個兵闖到我家里去說要我陪陪他……

李大爹　你說陪他幹嗎？

兔子媽　您想還有什麼好事！我罵了他一頓，三麻子就像殺神附身似的打我懷里把小兔子板開摔在他下，可憐他死鬼老子就留下這個寶貝兒子呀，如果有個三長兩短的，

他的一家就斷了根了，我怎麼對得住他死鬼老子啊！

岡田　女人，不要哭，後來？

李大爹　後來呢？怎樣的？（兇兇地看了三麻子一眼，三麻子不自主地退了幾步。）

兔子媽　後來，後來那個兵就撲到我身上來，我好容易掙脫了，就死命往外奔，劉三麻子就後面追上來。……

田岡　劉三麻子，哼！

兔子媽　剛才跑到這兒遇見他們（指廣五夫婦）再跑過去就撞見李大爹您了！（哭）我的小孩子不曉得怎樣了，啊！他要是有三長兩短我怎麼對得住他死鬼老子，李大爹，您要給我做主啊！……

李大爹　當然！當然！

兔子媽　（忽然變得兇狠了）劉三麻子，你這條打不死的狗，你帶着外人來欺侮我單身婦道人家，好，老娘命不要了，跟你拚了（說着一頭就撞了過去，三麻子趁快讓

開。）

岡田　（止住她）女人，不要動，有我！（叫大島）大島，過來！（大島慢吞吞，走過去，岡田舉手，就打了他兩個嘴巴）跪下！（大島四周看看，不動。）叫你跪下，（一脚踢過去，大島跪倒）我們大日本皇軍是決不允許欺侮支那老百姓的！（像背書一樣的，預備好了的一套）我們打的是你們的政府，我們決不欺侮支那老百姓！老百姓是我們大日本皇軍的朋友，誰欺侮支那老百姓的我們一定要懲罰他的！今天大島本雄受了劉三麻子的賄，劉三麻子帮着他到這個女人家里，欺侮這個老百姓，我們皇軍是不許的，一定要嚴厲懲罰他們，諸位，你們看我們都是宣撫班，我們宣撫班除了時常跟老百姓聯絡而外，我們更注意有什麼人欺侮老百姓，抓到了一定要重重的罰他們，今天我們原來是預備跟你們老百姓聯歡的，碰巧遇見了這件事，我心里非常難過，現在還要罰他們（三麻子見勢頭不對，抽腿想逃，可是廣五看見了，一拳把他打回來！）

麼五　他媽的，你想逃！

岡田　站住（命令日兵）抓住他！（日兵上前逮住劉三麼子岡田問李大爹）這是誰，他很好！

李大爹　他是我們村子里種莊稼的，他姓馬，叫馬麼五！

岡田　唔！很好！（對大島）大島，向那個女人道歉，以後不許再受那個狗的騙去欺侮老百姓！（大島慢吞吞地走到兔子媽面前極不願意的行了一個舉手禮）。劉三麼子，你過來！

劉三麼子　（知道勢頭不對，連忙撲地跪倒在兔子媽面前，自己亂打着自己的嘴巴，哀懇地）兔子媽你救救我吧！只要你說一句你……

馬五娘　兔子媽，你不要聽他的鬼話，哼，前次他當漢奸什麼的在井里放毒藥想害死咱們一村子，被咱們逮住了還不夠，現在又來害人了！

兔子媽　死過去，死過去，現在曉得來求人了！

劉三麻子（轉向李大爹）大爹，您救救我吧！你給我向日本老爺說一聲，我以後再不敢了！

李大爹　滾開，我沒有這個能耐救你！

岡田（嚴厲的）過來！（向兩旁的兵士）把他綁了！

劉三麻子（又跪到岡田面前）岡田班長，我以後決不再這樣了，您看在小的給你做事的分上吧！

岡田　不成，我們大日本皇軍的名譽就是你們這些人敗壞的！我非嚴厲懲辦你一下不可！（招呼日兵）來！給我拖到那邊去槍斃了！現在他對我們皇軍已經沒有什麼用處！

劉三麻子　啊！我不，我不，我不！……

日兵一　走（推之）

劉三麻子　岡田班長，我沒有用了嗎？哦……

岡田　停！要你還有什麼用！

劉三麻子　（悔恨交集）哦！今天我才知道你們！你們這些沒有心肝的日本鬼子！鄉親們，我劉三麻子做錯了，我不過貪圖幾個錢！今天他對你們的這一套都是假的，將會——

岡田　八個不路！（猛批其頰）帶下去！

劉三麻子　（被日兵一壁拖着，一壁作最後的呼號）鄉親們，你們千萬不要信這些鬼子！……

（被拖下，大家都知道怎麼回事，一齊轉身看着他下去的方向，沉寂。在這沉寂且一聲尖銳的槍響，有幾個人都垂下頭，稍停日兵拖槍回。）

岡田　這種毀壞皇軍名譽的人，非嚴厲懲罰不可！（炯炯地看着衆人，衆人掉轉頭。）

李大爹　他是該死的，這種人的下場——

馬五娘　死得好，淸天白日糟踏婦道人家——！

廣五　還不是咱們中國人！

岡田　（給他的話一刺，可是忍住了，反而問李大爹）他是剛才抓住劉三麻子的人？

李大爹　是的！

岡田　唔！很好，我要重賞他！（說着從口袋里取出幾張花花綠綠偽華興銀行的鈔票）給你喝酒！

廣五　（決絕地）不要！

岡田　唔！

馬五娘　你昏了，怎麽不要哩？這是日本老爺賞的；（她把票子接過來，看看）還是新的哩！謝謝日本老爺！老五！

廣五　（又不好發作）賤東西！

岡田　啊！這是怎麽的？

李大爹　（連忙給他掩飾）沒有什麽，他們夫妻……

岡田　他說他的老婆不好！來，小老炳，你去敲鑼招全村子的人都到這兒來！

李大爺　請問這是幹什麼？

岡田　(笑)等一會你就曉得的！小老炳你去。

小老炳　(畏怯地)班長，小的真是走不動了，您到一個地方都要來這一套！……

岡田　(勃然大怒)放屁！我命令你去！

小老炳　是是！(忍氣吞聲的走下。)

(忽然想起不妙)回來，回來！(假慈悲地)你是真的走不動了嗎

炳　不，不，現在走得動，走！！

覺了，你在這兒歇一歇吧！(向另一日兵)你去！(另一日兵從小老炳手裏接鑼敲

着下，小老炳不知所以的呆立在那兒。)

爹　兔子媽，你還在這兒幹什麼？還不回家去看看你的小兔子去？

媽　(像從夢中驚起)是的，是的，我要回去了！

岡田　唔，你不能走。

兔子媽　啊！爲什麼？

岡田　還要把你帶到營里去！

兔子媽　（大慈）啊！帶到營里，我不去，我不去！

岡田　沒有關係，叫你去再問問你，還要給你東西！

（奸狡地笑了一笑。）

廣五　兔子媽，不要——

馬五娘　（連忙插上）瞎說什麼！兔子媽，你去當然去啊！說不定日本老爺有好處給你的。

兔子媽　（沒有辦法了）大爹您說我去還是不去呢？

李大爹　我也不好怎麼說，你去就去去看吧！

岡田　去，有好處給你，不害你的！

馬五娘　你害了人家——

兔子媽　我我的孩子呢？

岡田　那等一會叫人抱來！你很好，我很——

（這時那些鄉民都陸陸續續的從村子里林子里走出來，其中有老太婆，老頭兒，小孩，四十開外的婦人，就沒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他們出來都莫明其妙的互相詢問着，招呼着。）

李大爺　唉！又不曉得鬧什麼鬼！

岡田　大家站好，站好我給你們大家發東西！小孩站在前面，女人站在當中，男的站在後邊。唉，怎麼沒有年輕的男人和姑娘？

廣五　我不是年輕的男人嗎？

岡田　就你一個？

廣五　他們，他們都跑了！

岡田　跑了？

廣五　唔！跑了；不過就會來的！

岡田　好，大家這樣站太亂了，站好！

馬五娘　我說的不錯吧！您們不惹他們，他們不會惹我們的，你以後別再跟後山的人打伙了！

廣五　你發昏了，看看在什麼地方（看見三和尚在人叢里找誰似的。）三和尚，這兒！

三和尚　（連忙擠過來）五爺，您在這兒。

廣五　怎樣了？

三和尚　都弄好了，五爺，就等您的———

廣五　噓！——低一點！

三和尚　就等你的三槍！

劉五　好！

三和尚　五爺，怎麼還不放啊！

廣五　我要看看鬼子究竟玩什麼把戲！

三和尚　您自己小心！

廣五　沒有關係，如果出了事你就想辦法！

同田　（招呼三和尚）哎，那個小孩到前面來！

廣五　好，你去吧！

三和尚　唔！（又擠到人叢前排）

馬五娘　老五，三和尚又——

廣五　你少管！

馬五娘　老五你自己性命要緊，我求求你——

廣五　你怎麼這麼麻煩，我看我的事就要敗在你手上。

馬五娘　不是，老五，我實在怕——

嚴五　現在你少嚕囌好不好？

岡田　（等衆人的嘈雜聲漸息了就講起演來的）諸位[illegible]老百姓，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宣撫班，我們是特地找你們老百姓一道來快活的；我們大日本跟你們支那——中國這一次打仗並不是打你們老百姓，是來搭救你們的！我們不許任何人欺侮老百姓，剛才劉三麻子欺侮了這個女人就被我槍斃了！（有一些婦人點點頭）我們知道這次打仗你們老百姓很苦，所以我們大日本皇軍體恤你們，每個人賞給你們五塊錢！（對一個日兵）把箱子打開，每個人給他們五塊錢！

（日兵打開箱子，拿出錢綢花花綠綠的鈔票，走到每人面前一個人發給五塊錢。鄉民們有的很猶疑，尤其是剛才槍斃劉三麻子時在場的人；可是另外有很多人很歡喜的接過去，他們也就只有接了來。他們都不認識這種新票子，然而一些人比方馬五娘被牠鮮豔的色彩眩惑了；另有些人則很奇怪，懷疑的問着，這是什麼鈔票華與銀行我們沒有聽說過）

岡田　對了，這是我們大日本皇軍在你們支那立的銀行，以後那些舊票子都不用了！什麽中國銀行中央銀行的票子都是廢紙，沒有用！一律要用這種新票子！

一個婦人　啊呀！那怎麽辦呢？

一個老農　（向一老婦）我們藏在床底下的那幾張鈔票——！

老婦　別胡說，給人家聽見了！

岡田　有舊票子的沒有關係，等一等你們可以拿到我這兒來換，來換的還有好處，每塊錢還可以多加兩毛錢，好比你有五塊錢就可以換六塊錢回去！

鄉民們　（議論紛紛）有這麽好的事！

該不是騙人的吧？

不會的吧！

也許是日本人發了心哩！

廣五　騙人，騙我們政府的鈔票！

岡田　（又盯了他一眼沒有開口，）你們等一會拿來換，我們大日本皇軍是最講信用的！現在我們還有一件事。（向日兵）把那些東西拿出來！

（一日兵打開另一隻箱子，從裏面拿出許多五顏六色的東西，這些東西都是極其迎合鄉民心理的，比方小孩喜歡吃的花紙包着的糖果，婦女們喜歡的紅綠布吃齋老婦喜歡的念珠，老農喜歡的旱烟。幾個日兵一面分散着，一面還說着背熟的一套恭維應酬話，鄉民們有的還有爭搶，廣五冷冷的看着他們，而岡田則好笑的看着。）

岡田　大家拿了現在都站好，我們還要大家照相。

鄉民們　照相？照什麼相？

岡田　照一張皇軍百姓聯歡圖。

鄉民們　聯歡？

照過了相東西還要要回去吧？

我，我不要了！

岡田　大家不要亂想，照相是留個紀念，紀念懂不懂？

（鄉民們似懂不懂的點點頭。）

岡田　好，大家站定了，臉上要笑，哎，笑得大一點！站好就要照了！

（這時聲音都慢慢靜了下來。）

馬五娘　（低聲自負的向廣五）老五，我說的不錯吧，你看人家日本人待咱們多好！

你——

廣五　（厭煩地）又來了！

馬五娘　我說這種日子過着眞不錯，你別再跟後山上——

廣五　（原意是來捂她的嘴，可是她一讓，正好打了一個嘴巴！）胡說些什麼？你瘋

了！

（鄉民們哄笑起來，這一下馬五娘看見自己在衆人面前丟了臉，可不容壓，更加上

自己理由又充足，更不服氣，於是）——

馬五娘　（揪住廣五）你這死鬼，你打，你打，我叫你別去後山當游擊隊說錯啦！

李大爹　（着急的）馬五娘，你——

廣五　（同時）你瘋了！

馬五娘　我沒有瘋，叫你別當游擊隊——

岡田　啊，什麼？他是游擊隊？把他抓起來！

李大爹　糟糕，糟糕！

（衆人大亂）

三和尚　（躲在人叢裏）廣五跑，信號！

岡田　（舉起槍）不許動！（看見廣五在掏槍，連忙跳到他面前以槍止住，命令日兵）

把他綁起來，搜！

（日兵綁起廣五去搜他懷裏的槍，衆人畏懼的擠在一堆。）

小啞吧　（自語的）這下可有更好的理由要罰東西了！

廣五　你這個賊東西害人歐！（馬五娘只有嚇得大哭！半珠子拿起鬼臉往岡田臉上摔，旁邊日兵把他推倒在地上，半珠子哇哇哭起來！）

岡田　（接過日兵送上的槍）哼！有槍！你是游擊隊，你還抵賴嗎？

馬五娘　（跪倒在岡田面前）日本老爺，他不是的，是我說錯了！請你放了他吧！

岡田　不是，哼！

馬五娘　不是，是我說錯了！

廣五　（踢開她）求這種東西有屁用現在進了！

岡田　哼！你是好漢，來！先把那些東西拿回來！

（日兵從鄉民們手中奪回原來的東西放在箱子里！）

鄉婦　怎麼不給我們了？

岡田　本來就沒有打算給你們這些猪！（向廣五）你還有什麼說的！

廣五　要說的多得很，可不是跟你說的！

岡田：不是跟我，你說吧！

廣五：鄉親們，你們以為這些鬼子待你們這麼好是眞的嗎？我告訴你們，沒有這麼好的事！這些東西說不定是從那兒搶來的，給了你們不又是要回去了嗎？你們沒有聽見他剛才說本來就沒有打算給你們嗎？一個人發給五塊錢，哼！那些新票子都是假的，廢紙用來換我們的值錢的舊票子的？

岡田：你估嘮胡說！

廣五：胡說，哼！你們以為在鬼子手底下能過太平的日子嗎？他們現在笑着一副面孔，哼！他就在笑的面孔底下慢慢的抽我們的筋，吸我們的血，等你進了他的圈套以後他就要好好宰割你！

岡田：（打他的嘴巴）不準你再說了

你打！好，剛才他們的兵闖到兔子媽的家里，可是他說是劉三麻子領的！把劉三麻子捨露了來跟我們討好，諸位，這不是殺的我們中國人！還有他叫兔子媽到他營

里去的，說是給東西她，有這樣好的事嗎？再有——

岡田　（怒極）混蛋！（猛發一槍）支那猪！（向日兵）走！把這幾個女人也都帶走！

廣五　三和尚，信號，日本鬼子打——

岡田　你再叫！（又發一槍）走！

廣五　（猶想掙扎，可是不成了！馬五娘抱住他，牛珠子在旁也直哭三和尚跑了過去）

三和尚……

三和尚　廣五爺（流淚）信號呢？

廣五　（掙扎地遞出）就……只差……一……槍！三和尚。

三和尚　（慢慢站起，稍停突然（猛撲岡田。）打死這個日本强盜，打——

岡田　小鬼！（又是一槍，三和尚倒地）！

廣五　三槍，好！（摔死地下，死去。）馬五娘牛珠子皆圍屍而哭！）

（突然幾聲槍起來，接着槍聲滴答，喊殺聲，奔跑聲大起。）

岡田　啊！這是怎麼回事？

鄉民們　後山的人都來了！

游擊隊，游擊隊！

給廣五爺三和尚報仇啊！

（衆人都極自然而勇武的猛撲日兵，小老炳提着扁担跟李大爺領在前面！

（清脆的一聲槍響，岡田按胸由岩上摔下來。

（日兵見勢頭不對紛紛逃竄而下，羣衆追去。）

馬五娘　（跪倒在廣五面前）老五，老五！

牛珠子　爸爸！爸爸！……

……幕……

劇情說明

在游擊區的一個小鄉村里，敵人爲了要安定他的後方，掃蕩游擊隊，於是便用了一種懷柔政策，施與智識淺陋的鄉民們以小惠，來收買民心，主持這事的叫「宣撫班」。這兒也是的，一個日本兵隨着一個漢奸去找花姑娘，確巧遇到了宣撫班，這個日兵被申斥了一頓，漢奸被槍斃了。

宣撫班更作起麻醉的工作，給每個鄉民五塊錢——僞華興銀行的鈔票；並勸他們把舊票子拿出來換新票子，以圖吸收我國法幣，仝時更依着鄉民的愛好，給他們一些日用品，並給他們照相。

愛受小惠的鄉婦滿意於敵軍的舉動，叫丈夫不要再當游擊隊，可是這被皇軍聽見了，丈夫被抓起來，而且被打死了，可是在他死前，痛切地指出宣撫班的詭計：

排演說明

有幾點必須注意或强調的！

(1)岡田與廣五是兩種勢力的代表。

(2)敵人雖欲收買民心，可總不願犧牲自己人，因而槍斃劉三麻子。

(3)劉三麻子在不同環境不同人面前的不同態度，他的被槍殺是應得的，但又為人相當仝情。

(4)全劇轉捩點在馮五娘之嘮叨，貪得小利；但她沒有壞心，不可失掉仝情。

(5)最初空氣要熱鬧，羣衆上場後空氣的轉變必須把握牢！

道具說明

稻草一堆，竹竿一根，手槍兩桿，步槍兩支，「宣撫班」旗一面，鑼一面，照相機

一架，木箱兩隻，扁担一根，偽票幾捲，花布，糖果。

服裝說明

三和尚——青布褂褲，牛珠子——紅褂黑褲，馬五娘——灰布褂褲，青布鞋。

戲五——青布褂褲，兔子媽——白色褂褲，麻鞋，劉三麻子——玄色長袍、黑緞鞋。

大島本雄——黃泥制服，軍帽，李大爺——黑色長衫，岡田澤三——黃泥制服，斜皮帶皮靴。

小老炳——破青布掛褲，宣撫班——黃軍服，農民——隨便。

效果說明

(1)第一聲鑼必須清楚，可較高。

宜 撫 班

(2)最後三槍要明顯。

抗戰獨幕劇首輯

每冊實價國幣十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初版

編輯者　中國戲曲編刊社

印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社址：重慶江北香國寺任家花園卅六號

發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總發行所：重慶民國路五十五號